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傳大全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盛嘉祐

通政使司副使_臣吳瞻泰覆勘

覆校官編修_臣曹城

校對官檢討_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_臣張承恩

欽定四庫全書

詩傳大全卷二

明

胡廣等

撰

邶一之三

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逾衡
漳東南跨河以及兗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
紂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
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鄘不詳其始
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也

安成劉氏曰武王作酒誥戒康叔而

曰明大命于妹邦妹邦即紂都則康叔封衛明
在武王時矣邶鄘之地豈始為武庚三叔之封
至成王滅武庚誅三監乃復以封
他國而其後又并入於衛也
衛本都河北

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

并得邶鄘之地至懿公為狄所滅戴公東徙渡

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于楚丘朝歌故城在

今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所謂殷墟衛故都即

今衛縣漕楚丘皆在滑州大抵今懷衛澶音相

聲去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
懷慶府

衛州今衛輝府相州今彰德府開封府今仍舊
並隸河南大名府今仍舊澶州今開州滑州今
滑縣並隸北京濮州今
東昌府濮州隸山東但邶鄘地既入衛其詩

皆為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則不可曉

朱子曰存

其舊號者豈其聲之異歟又曰衛有衛音邶有
邶音邶有邶音故詩有邶音者係之邶有邶音
者係之邶○慶源輔氏曰先生初說亦疑其為
聲之異今但以為不可曉者蓋此等既不繫詩
之大義又他無所考不若闕之為得也○程子
曰一國之詩而三其名得於衛地者為衛得於
邶邶者為邶邶○華谷嚴氏曰存邶鄘之名不
與衛之滅國也○安成劉氏曰綠衣燕燕等詩
莊姜自作共姜作柏舟桑中言洙鄉皆正作于
衛國而或係邶或係鄘泉水載馳竹竿皆作於

外國而一係邶一係鄘一係衛意大師各從得
詩之地而係之也其所以必係邶鄘故名者無
乃欲寓興滅繼絕之心如春秋昭公八年楚既
滅陳而九年經書陳災穀梁以為存陳亦此意
也是以大師存邶鄘之名置於衛前亦如魏風
先於唐之例夫子存其名而不削因其序而不
耳而舊說以下十三國皆為變風焉

華谷嚴氏曰闕

雖鵲巢為三百篇綱領風之正也反乎此者變
也邶鄘衛皆衛風也衛禍機於衽席覃及宗社
居變風之首二南之變也○竹房張氏曰正風
以闕雎為首者得夫婦人倫之至正者也變風
以邶柏舟為首者莊姜處夫婦人倫之變者也
次鄘柏舟者處母子之變者也○眉山蘇氏曰
春秋所見百七十餘國變風之作春秋數世矣
而載於大師者獨十三國意者列國不皆有詩

其有詩者雖檜曹之小邨
邨之亡而有不能已也

汎

芳劒反

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

反古幸

不寐如有隱憂微

我無酒以敖

五羔反

以遊

比也汎流貌柏木名耿耿小明憂之貌也

朱子曰耿耿猶微微

不寐貌也○慶源輔氏曰蓋人有所憂則其心耿耿然唯於憂之一路分明耳其他固有所不及也古人下字不苟如此唯其心耿耿然故不能寐也 隱痛也微猶非也○婦人不

得於其夫故以柏舟自比

問柏舟看來與關雎亦無異彼何以為興朱子曰他

下面便說淑女見得是因彼興此此詩才說柏舟下面更無貼意見得其義是比○安成劉氏曰有全章

皆比者如螽斯之類固專屬比矣亦有比意之外繼陳其事如此章之類者今以集傳賦而比之體反觀之此而興之體例求之則此類恐亦可以為比而賦也

言以柏為舟堅緻

音雅密也

牢實而不以乘載無所依薄

安成劉氏曰薄字訓附以說卦雷風相薄証之

只讀作泊若以離騷九章芳不得薄之薄証之則音為博而亦訓為附也但汎然於水中

而已

華谷嚴氏曰二柏舟用意皆在下句邶柏舟在於亦汎其流廓柏舟在於在彼中河也故

其隱憂之淡如此非為無酒可以敖遊而解之也列

女傳以此為婦人之詩今考其辭氣卑順柔弱且居

變風之首而與下篇相類豈亦莊姜之詩也歟

新安胡氏

曰列女傳以為衛宣夫人之詩此魯詩說也此詩詞氣誠為卑弱而末云不能奮飛可見婦人詩何則人臣道不合則去是有可去之義若姜氏則無可去之義矣故曰不能奮飛况以下四篇皆婦人作二南與邶鄘柏舟皆首婦人亦是一證○鄭氏曰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如預反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

往愬逢彼之怒

賦也鑒鏡如度

待洛反廬陵羅氏曰量也謀也計也料也忖也惟分寸丈尺引曰五度則

也過也音徒故反放此類推

據依愬告也○言我心既匪鑒而不

能度物雖有兄弟而又不可依以為重故往告之而

反遭其怒也

慶源輔氏曰內既不得於其夫外又不得於其兄弟其情之無聊亦甚矣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

反卷勉

也威儀

棣棣不可選也

賦也棣棣富而閑習之貌

慶源輔氏曰富謂富盛也富盛則全備而無欠缺閑

習則從容而不生也○東萊呂氏曰言威儀閑習自有常度

選簡擇也○言石可

轉而我心不可轉席可卷而我心不可卷威儀無一

不善又不可得而簡擇取舍皆自反而無闕之意

慶源

輔氏曰心之不可轉不可卷言其有常也威儀之不可選言其皆善也唯其存諸中者有常而不可移故

形於外者皆善而不可揀也

○憂心悄悄

七小反

愠于群小覯

音姑

閔既多受侮不少靜

言思之寤辟

避亦反

有標

符小反

賦也悄悄憂貌愠怒意群小衆妾也言見怒於衆妾

也覯見閔病也辟拊心也標拊心貌

孔氏曰寤覺之中拊心而手標

然○慶源輔氏曰此章又言其所憂之事以至於附心而有標則其憂極矣

○日居月諸胡迭

待結反

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

戶管反

衣

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比也居諸語辭迭更微虧也

華谷嚴氏曰微謂不明也日月食則不明十月

之交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

匪澣衣謂垢汙不濯之衣奮飛如鳥

奮翼而飛去也○言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虧猶正

嫡當尊衆妾當卑今衆妾反勝正嫡是日月更迭而

虧是以憂之至於煩冤憤

古對反心亂也

眊

音冒目不明也

如衣不

澣之衣恨不能奮起而飛去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朱子曰讀詩須當諷味看他詩人之意在甚處如婦人不得於

其夫宜其怨之深矣而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其詞氣忠厚惻怛怨

而不過如此所謂止乎禮義而中喜怒哀樂之節者所以雖為變風而繼二南之後者以此臣之不得於君子之不得於父弟之不得於朋友之不相信皆當以此為法如屈原不忍其憤懷沙赴水此賢者之過也賈誼云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又失之遠矣讀詩須合如此看所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是詩中大義不可不理會得○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猶似未有和平意曰也只是如此說無過當處既有可怨之事亦須還他有些怨底意思終不成只如平時却與土木相似只看舜之號泣于旻天更有甚於此者喜怒哀樂但發之不過其則耳亦豈可無聖賢處憂危只要不失其正如綠衣言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這般意思却又分外好○慶源輔氏曰首章以柏舟為此其可用乘載也未章以日月為比比其當明

而虧當尊而卑也所謂詞氣卑順柔弱全篇固
然末後兩章尤可見○竹房張氏曰莊姜處夫
婦之變正靜自守而不忍斥言其夫共姜處母
子之變以死誓無他感動其母然母之慈愛猶
可回也故共姜處之易夫之昏惑不可移也故
莊姜處之難所以冠廊衛居變風之首也○豐
城朱氏曰莊姜不得志於夫而無怨夫之意不
見禮於兄弟而無絕兄弟之情不見愛於衆妾
而無怒衆妾之心所以自反者惟知心志不
可以不專一威儀不可以不閑習使惡我者無
得而簡擇怒我者無得以瑕疵亦可謂善自處
矣此所以居變風之首也歟又曰莊姜之憂憂
己之不得於其夫也己之不得於其夫似若未
害也而夫婦之道於此乎始虧嫡妾之分於此
乎始亂事始於閨門而毒流於一國怨生於社
席而禍延於後世則其憂也豈惟一人之憂乃

邦國無窮之憂也而亦何能自己於言乎夫子
錄之且列於變風之首固將以垂戒於天下後

世也
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比也綠蒼勝黃之間色黃中央土之正色

安成劉氏曰青黃赤

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纁五方之間色也蓋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為東方之間色

間色賤而以為衣正色黃而以為裏言皆失其所也

已止也○莊公惑於嬖妾

曹氏曰莊公揚武公子左傳謂公子川吁嬖人之子

也有寵此所謂妾或州吁之母歟

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言

綠衣黃裏以比賤妾尊顯而正嫡幽微

孔氏曰間色為衣而見正

色反為裏而隱猶妾蒙寵而顯夫人反見疎而微也

使我憂之不能自己也

軒南

張氏曰言嫡妾之亂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憂在宗國也夫豈為一身之私哉○疊山謝氏曰嫡妾易位尊卑不明家不齊則國不治莊姜之心豈但憂一身哉為君憂為君之子憂為國家後日憂其憂何時能止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比也上曰衣下曰裳記曰衣正色裳間色今以綠為

衣而黃者自裏轉而為裳其失所益甚矣

孔氏曰間色為衣而

在上正色為裳而處下猶妾蒙寵而尊夫人反見踈而卑前以表裏喻幽顯此以上下喻尊卑亡之為言忘也

○綠兮絲兮女

音汝

所治

平聲

兮我思古人俾無訆

音尤

叶于其反

兮

比也女指其君子而言也治謂理而織之也俾使訆過也○言綠方為絲而女又治之以比妾方少艾而女又嬖之也然則我將如之何哉亦思古人有嘗遭此而善處之者以自勵焉使不至於有過而已

慶源輔氏

曰彼之所為自違悖而我之所為則
欲其無過而已此其所以為賢也

○絺兮綌兮淒

七西反

其以風

叶為情反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比也淒寒風也○絺綌而遇寒風猶已之過時而見

棄也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真能先得我心之所求

也

朱子曰古人所為恰與我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
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道理

孟子所謂若合符節政謂是爾○慶源輔氏曰莊姜
始則思法古人以求無過既又因古人之事而知其
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者可不謂之賢乎哉

綠衣四章章四句

莊姜事見春秋傳此詩無所考姑從序說下三

篇同

左氏傳隱公三年初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戴嬀生桓公

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華谷嚴氏曰女子之

情競怨此詩但刺莊公不能正嫡妾之分其詞氣溫柔敦厚如此故曰詩可以怨○黃氏曰觀

詩至綠衣然後知先王之風澤渙厚夫以婦人女子而所知如此詞氣坦夷固與氣息第然者

不可同年語矣蓋不得已而後言仁厚積中而然也○定宇陳氏曰不得於夫而不疾其妾惟

思古人以自修其身憂而不傷怨而不怒孔子謂詩可以怨其此類也夫

燕燕于飛差

初宜反

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

叶上反

瞻

望弗及泣涕如雨

興也燕鳥

音

也謂之燕燕者重言之也

孔子曰古人重言之漢書

童謠燕燕尾涎涎是也

差池不齊之貌之子指戴嬀也歸大歸

也

廬陵羅氏曰大歸者不反之詞公羊傳註曰大歸者廢棄來歸也○毛氏曰歸宗也

○莊姜

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為己子莊公卒完即位嬖人之子州吁弑之故戴嬀大歸于陳而莊姜送之作

此詩也

臨川王氏曰燕方春時以其匹至其羽相與差池其鳴一上一下故感以起興○眉山蘇

氏曰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送于野情之所不能已也○南軒張氏曰獨言泣涕之情者蓋家國之事有

不可勝悲者晉褚太后批桓溫廢立詔云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有合於詩人之情歟○華谷嚴氏曰風人舍不盡之意此但叙離別之恨而子賦國危之戚皆隱然在不言之中矣

○燕燕于飛

頤

戶結反

之頤

戶郎反

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

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興也飛而上曰頤飛而下曰頤將送也佇立久立也

○燕燕于飛下上

時掌反

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

叶尾反

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興也鳴而上曰上音鳴而下曰下音送于南者陳在

衛南

慶源輔氏曰泣涕如雨初別時也佇立以泣已別而久立以泣也竇勞我心既去而思之不忘

也

○仲氏任

而今反

只

音紙

其心塞淵

叶一反

終溫且惠淑慎其

身先君之思以勗

勗反

寡人

賦也仲氏戴嬌字也以思相信曰任只語辭塞實淵

淡終竟溫和惠順淑善也先君謂莊公也勗勉也寡

人寡德之人莊姜自稱也○言戴嬌之賢如此又以

先君之思勉我使我常念之而不失其守也

孔氏曰言仲氏

有德行其心誠實而淡遠又終能溫和恭順善自謹慎其身內外之德既如此又於將歸之時以思先君之故勸勉寡人楊氏曰州吁之暴桓公之死戴嬀之去人以禮義也

皆夫人失位不見答於先君所致也

慶源輔氏曰以思愛相信嫡妾

相與之情於是為至塞實不虛妄也淵淡不淺露也二者其本也溫和惠順又終竟如此而無作輟焉則是得情性之常也淑又婦人之美德而慎則持身而之謹也有是衆德而又謹於持身其賢為可知矣而

戴嬀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真可謂溫且惠矣

或謂

戴嬀不以莊公已死而勉莊姜以思之可見溫和惠順而能終也亦緣他之心塞實淵淡所稟之厚故能如此朱子曰古人文字之美詞氣溫和理義精密如此秦漢以後無此等語集讀詩於此數語讀書至先

王肇修人紀至茲惟藉哉漢誦歎之又曰
譬如畫工傳神一般直是寫得他精神出

燕燕四章章六句

天台潘氏曰前三章但見莊姜

乃見莊姜於戴嬀非是情愛之私由其有塞淵
溫惠之德能自淑慎其身又能以先君之思勉
莊姜以不忘則見戴嬀平日於莊姜相勸勉以
善者多矣故於其歸而愛之如此無非情性之
正也○新安胡氏曰國風雖變猶有如婦
人此所謂先王之澤未泯而康叔之餘烈猶在
也○豐城朱氏曰余讀是詩未嘗不歎莊公之
狂惑也使其翻然悔悟立莊姜以為之主俾戴
嬀以為之助則閨門正矣立子完以為之嫡命
石蜡以為之輔則國本定矣若州吁者可教則
姑教之不可教則去之夫如是則衛非今日之
衛即康叔武公之衛矣顧乃以寵奪正以孽奪

宗卒貽國家無窮之禍
不謂之狂惑而可乎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

昌呂反

胡能

有定寧不我顧

叶果五反

賦也日居月諸呼而訴之也之人指莊公也逝發語

辭古處未詳或云以古道相處也

長樂王氏曰不以古夫婦之道處我

胡寧皆何也○莊姜不見答於莊公故呼日月而訴

之言日月之照臨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

以古道相處

慶源輔氏曰觀綠衣之詩所謂我思古人則於此歎莊公不以古道處已者宜

也自處以古人為法而望人以古道處已莊姜之處已望人皆有則矣是其心志回惑

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為其獨不我顧也見棄如此而

猶有望之之意焉此詩之所以為厚也

安成劉氏曰每章章末二

句皆有望之意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

呼報反胡

能有定寧不我報

賦也冒覆也報答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

定俾也可忘

賦也日旦必出東方月望亦出東方德音美其辭無

良醜其實也

華谷嚴氏曰此德音無良及邶谷風俾德音莫違皆婦人言其夫待己之意

也可忘言何獨使我為可忘者耶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
報我不述

賦也畜養卒終也不得其夫而嘆父母養我之不終

蓋憂患疾痛之極必呼父母人之至情也

安成劉氏曰日居月

諸呼日月而訴之也父兮母兮呼父母而
訴之也猶舜號泣于是天于父母之意而
述循也言

不循義理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慶源輔氏曰呼日月而但云照臨下土尊之之詞也呼父母而

遂言畜我不卒親之之詞也一章云寧不我顧言不相顧盼也二章言寧不我報言不相酬答

也三章云俾也可忘則蒙上句胡字言何獨使我為可忘者耶詞雖緩而意則切矣四章言報

我不述則又言莊公雖有時相報我而都不循乎義理也雖為莊公所棄而猶有望之之意焉

是其性情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
新安胡氏

曰此篇分明作於莊公之時胡能有定只是說莊公心志回惑反覆無定之意故不我顧不我

報俾也可忘而報我不迷也○問日月終風二
篇據集傳云當在燕燕之前以某觀之終風當
在先日月當次之蓋詳終風之詞莊公於姜猶
有往來之時至日月則見公已絕不顧姜而姜
不免微怨矣燕燕則莊公薨後送歸姜情不能
堪耳以此觀之則終風當先日月當次朱子曰
恐或如是○豐城朱氏曰變風之始於莊姜何
也曰婦人夫其所天也以夫則狂惑妄其所使
也以妾則上僭子其所恃賴以終身也以子則
暴而無禮莊姜之處此亦難矣雖遭人倫之變
而不失乎天理之常則莊姜亦賢
矣哉是可以為處變者之法矣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

叶音

譔

反

計約

浪笑敖

反

五報

中心是

悼

比也終風終日風也暴疾也謔戲言也浪放蕩也悼傷也○莊公之為人狂蕩暴疾莊姜蓋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風且暴為比言雖其狂暴如此然亦有顧我則笑之時但皆出於戲慢之意而無愛敬之誠則又使我不敢言而心獨傷之耳蓋莊公暴慢無常而莊姜正靜自守所以忤其意而不見答也

○終風且霾

叶皆反
叶音貌

惠然肯來

叶如字又
陵之反

莫往莫來悠

悠我思

叶新才新
齋二反

比也霾雨

去聲

土蒙霧

音茂又音夢

也

爾雅孫炎曰大風揚塵土從上而下也

惠順也悠悠思之長也○終風且霾以比莊公之狂

惑也雖云狂惑然亦或惠然而肯來

毛氏曰時有順心也

但又

有莫往莫來之時則使我悠悠而思之望其君子之

深厚之至也

○終風且曠

於計反

不日有曠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都麗反

比也陰而風曰曠有又也

蘇氏曰古有又通

不日有曠言既

曠矣不旋日而又曠也亦比人之狂惑暫開而復蔽

也願思也嚏

音仇病寒鼻窒也

嚏也人氣感傷閉鬱又為

風霧所襲則有是疾也

慶源輔氏曰寤則憂而不能寐思之則感傷氣閉而成疾

其憂危甚矣

○噎噎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叶胡提反

比也噎噎陰貌虺虺雷將發而未震之聲以比人之

狂惑愈淡而未已也

東萊呂氏曰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於噎噎之陰虺虺之雷則

殊未有開懷思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說見上

安成劉氏曰一章言莊公狂暴二章言其狂惑皆止一句為比而莊公猶有顧

笑惠來之時所謂暴慢無常狂惑暫開者也三章則暫開而復蔽四章則愈深而未已皆是以兩句為比若以此詩繼綠衣之後次日月次燕燕讀之尤可備見姜氏初作柏舟綠衣惟自憂歎而止於和平未嘗指譏公之為人也至於終風則言其狂惑蔽錮而猶不忍斥言及日月然情之所得已哉

擊鼓其鏜

吐當反

踊躍用兵

叶哺芒反

土國漕我獨南行

叶戶

郎反

賦也鏜擊鼓聲也踊躍坐作擊刺之狀也兵謂戈戟

之屬土土功也國國中也漕衛邑名

華谷嚴氏曰漕
鄆地也在河南

○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為因言衛國之民或役土

功於國或築城於漕而我獨南行有鋒

兵端也

鏑

音適
矢鋒

也死亡之憂危苦尤甚也

三山李氏曰土國城漕非
不勞苦而猶處於境內今

我之在外死亡未可知也○

鄭氏曰南行從軍南行伐鄭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救中反叶
救衆反

賦也孫氏子仲字時軍帥也平和也合二國之好也

鄭氏曰謂使告宋曰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
從○新安胡氏曰必先和陳宋而後進兵也
舊說

以此為春秋隱公四年州吁自立之時宋衛陳蔡伐鄭之事恐或然也以猶與也言不與我而歸也

○爰居爰處爰喪

息浪反

其馬

叶蒲補反

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五叶後反

賦也爰於也於是居於是處於是喪其馬而求之於林下見其失伍離次無鬪志也

○死生契

舌結反

闊

叶苦劣反

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叶魯反

賦也契闊隔遠之意成說謂成其約誓之言○從役者念其室家因言始為室家之時期以死生契闊不相忘棄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也

○于

音吁下同

嗟濶

叶苦劣反

兮不我活

叶戶劣反

兮于嗟洵

音荀

兮不

我信

叶師人反

兮

賦也于嗟歎辭也闊契闊也活生洵信也信與申同

釋文曰即古仲字

○言昔者契闊之約如此而今不得活偕

老之信如此而今不得伸意必死亡不復得與其室

家遂前約之信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安成劉氏曰按左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出師不為久而

衛人之怨如此身犯大逆衆叛離莫肯為之用爾○豐城朱氏曰役土功於國者此民也築

城於漕者亦此民也南行而平陳與宋者又此民也先王之於民也不得已而用之則必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未聞衆役竝興罷民之力以逞已之志若斯之甚者也是亦可謂忍矣其卒至於敗亡也宜哉

凱風自南

叶尼反

吹彼棘心棘心夭夭

於驕反

母氏劬勞

叶音

僚

比也南風謂之凱風長養萬物者也

孔氏曰李延云萬物喜樂故曰

凱風凱樂也風
性樂養萬物

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而心又其稚

弱而未成者也

字書棘如棗而多刺木堅色赤色白為白棘實酸為棘

天天少

好貌劬勞病苦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

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以凱風比母棘心比

子之幼時蓋曰母生衆子幼而育之其劬勞亦甚矣

華谷嚴氏曰棘至夏始生凱風南來吹彼稚弱之棘心至於天天然少好則風之為力多矣比母以慈愛

之情養我七子之身至於少長則母亦當苦矣母之養子於少時最勞苦本其始而言以

起自責之端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興也

安成劉氏曰上章言凱風棘心而下句無應故屬比此章言風與棘而下文以母與子應故屬

興二章相似而不同也

聖叡令善也○棘可以為薪則成矣然

非美材故以興子之壯大而無善也復以聖善稱其

母而自謂無令人其自責也淡矣

長樂劉氏曰自言七子之中有一令

善之人則母亦不舍之而去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

叶後五反

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興也浚衛邑○諸子自責言寒泉在浚之下猶能有

所滋益於浚而有子七人反不能事母而使母至於

勞苦乎

永嘉陳氏曰寒泉在浚邑邑人賴之以生養今子七人反不能養一母而使母勞苦求嫁

也○孔氏曰寒泉有益於浚浚民得以逸於是乃若樂以興七子無益於母乃寒泉之不如

微指其事而痛自刻責以感動其母心也母以淫風

流行不能自守而諸子自責但以不能事母使母勞

苦為詞

孔氏曰母欲嫁者本為淫風流行但七子不可斥言故言母為勞苦而思嫁也上章言母

氏劬勞謂長養七子劬勞也此謂母今日勞苦思嫁與上不同也婉詞幾諫不顯其

親之惡可謂孝矣下章放此

○睨

胡顯反

睨

華板反

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興也睨睨清和圓轉之意

新安胡氏曰黃鳥即黃鸝其音清和流轉

○言

黃鳥猶能好其音以悅人而我七子獨不能慰悅母

心哉

孔氏曰自責言黃鳥之不如也○慶源輔氏曰三章以無情興有情四章以無知興有知

凱風四章章四句

南豐曾氏曰凱風盛於夏時黃鳥鳴於夏木寒泉亦夏所宜耳

寒泉能使人甘之有子而使母勞苦黃鳥能使人悅之有子而莫慰母心○止齊陳氏曰罄叟日頑舜則負罪聖人豈緣飾哉其心誠曰吾罪馬而已矣此詩每曰有子七人益曰吾屬在此

無益也抑以見一門昆弟皆舜耕歷山氣象○
疊山謝氏曰不怨母而責已孝之至也○慶源
輔氏曰母之不善在他人見之則可自其子觀
之則只見其聖善而七子之中自無令人而已
不然則不足以感悟其母以成其善志也其曰
聖善過為歸美之詞耳此唯子可以施之於母
臣而事君如此則未安也韓退之作羹里操云
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雖程子亦以此言為得
文王之心而先生常云看得文王之心不解如
此蓋聖人之處患難其樂天知命尊君親上之
意固自不能無豈有紂如是
無道而乃強以為聖明者哉

雄雉于飛泄泄

反移世

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興也雉野雞雄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鬪泄泄飛

之緩也懷思詒遺去聲阻隔也○婦人以其君子從役

于外故言雄雉之飛舒緩自得如此而我之所思者

乃從役於外而自遺阻隔也慶源輔氏曰我之懷矣指其夫也自貽伊阻不

以怨人也

○雄雉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興也下上其音言其飛鳴自得也展誠也言誠又言

實所以甚言此君子之勞我心也慶源輔氏曰言有盡而意無窮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叶新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叶陵反

賦也悠悠思之長也見日月之往來而思其君子從

役之久也

程子曰日月取其迭往迭來之意又日月陰陽相配又旦莫所見動人情思總包意

其間○鄭氏曰視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

下孟反叶戶郎反

不忤

之鼓反

不求何用

不臧

賦也百猶凡也忤害求貪臧善也○言凡爾君子豈

不知德行乎

慶源輔氏曰不知德行之不與鄂不韡韡之不同

若能不忤害

又不貪求

止齋陳氏曰忤心生於忿怒求心生於貪慕故人之耻貧賤患難者能不忤則或入

於求能不求則或入於忤故忤者則何所為而不善
常生於嫉人求者常至於枉已

哉憂其遠行之犯患冀其善處而得全也

火萊呂氏曰思其君

子之切而知其未得歸也於是自解曰凡百君子但不忤害不貪求則何所用而不善雖久處軍旅之間固未害也○新安胡氏曰此亦發乎情止乎禮義之意

雄雉四章章四句

上蔡謝氏曰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情性非徒

以考其情性又將以考先王之澤益法度禮樂雖亡於此猶能併與其溪微之意而傳之故其為言率皆樂而不淫憂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傷如綠衣傷已之詩也不過曰我思古人俾無就兮擊鼓怨上之詩也不過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至軍旅數起大夫久役止曰自詒伊阻

行役無期度思其危難以風馬不過曰苟無飢渴而已作詩者如此讀詩者其可以邪心讀之乎○豐城朱氏曰雄雉四章前三章皆所謂發乎情後一章乃所謂止乎禮義蓋閨門之內以愛為主則雖思之之切是亦情之正也惟其思之也切故其憂之也淡惟其憂之也淡故其勉之也至伎求者皆取禍之道也必能不伎害不貪求乃可以自免於患矣噫不伎不求此孔門克己之術求仁之方而行役之婦人能言之其亦可謂賢也已此其所以為先王之遺澤也歟

匏有苦葉濟有渰涉渰則厲淺則揭

苦例反

比也匏瓠

音護也

埤雅曰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

匏之苦者不可

食特可佩以渡水而已然今尚有葉則亦未可用之

時也

華谷嚴氏曰飽經霜其葉枯落然後乾之腰以渡水

濟渡處也行渡水曰

涉以衣而涉曰厲

爾雅邢昺疏云此衣謂禪也言水渡至於禪以上者而涉渡之名厲

褰

音

衣而涉曰揭

爾雅絲膝以上為涉絲帶以下為厲絲膝以下為揭

○此刺

淫亂之詩言飽未可用而渡處方溪行者當量其淺

淡而後可渡以比男女之際亦當量度禮義而行也

毛氏曰遭事制宜如遇水淡則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無禮義哉○華陽范氏曰淡則厲淺則揭宜

斟酌也若不顧禮義猶不度水之淺淺而欲濟也

○有彌

彌爾反

濟盈有嚆

以小反

雉鳴濟盈不濡軌

居美反叶居有

反
雉鳴求其牡

比也。瀾水滿貌。鷺雉聲。軌車轍也。

竹房張氏曰說文曰軌車轍也。

從車九軌。車軾前也。從車凡音犯諸家辨之詳矣。然集傳獨從軌蓋以凡牡聲之叶也。軌聲則難叶矣。○

廬陵羅氏曰周禮輶人疏輶廣謂之軌。轂末亦為軌。韻會曰車軸謂輶頭也。輶即車頭之端。貫轂者車輪。

廣狹高下皆定於軌。軌同則輶迹亦同。後人因謂車轍亦曰軌。曲禮塵不出軌以高下言中。庸車同軌以輪中。若濡軌則水涉三尺三寸。居飛曰雌雄走曰牝。

牡。○夫濟盈必濡其轍。雉鳴當求其雄。此常理也。今

濟盈而曰不濡軌。雉鳴而反求其牡。

竹房張氏曰走曰牝。牡此爾雅。

釋獸之正例諸家以牝雞雄狐為證言飛走通也殊不識詩人之意曰當濡其轍今乃不濡其轍迹是大可怪也當求其雄今乃求其牡獸是大異常以此淫也如此歌之則得詩人之意知集傳之旨也

亂之人不度禮義非其配耦而犯禮以相求也

○雖雖鳴雁

叶魚反

旭

許玉反

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賦也雖雖聲之和也

孔氏曰生執之以行禮故言雁聲

雁鳥名似鵝

畏寒秋南春北旭日初出貌

毛氏曰日始出謂大昕之時

昏禮

廬陵李氏曰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以名焉日入二刻半為昏

納采用雁

孔氏曰六禮唯納徵

用幣餘皆用雁○鄭氏曰用雁者取其順陰陽往來○程子曰取其不再偶也○本草注曰雁為陽鳥蓋

得中和之氣熱即北寒即南以就和氣所以為贅者
一取其信一取其和也○朱子曰凡贅用生雁左首
以生色繒交絡之○安成劉氏曰集傳
但言納采用雁者唯舉六禮之始耳
親迎去聲以昏

而納采請期以旦

鄭氏曰自納采至請期皆用昕親迎用昏○孔氏曰用昕者君子行

禮貴其始親迎用昏鄭氏云取陰陽往來之義

歸妻以冰泮而納采請期迨

冰未泮之時○言古人之於婚姻其求之不暴而節

之以禮如此以淡刺聲淫亂之人也

新安胡氏曰味士如歸妻之辭

可見是刺淫者若責之曰士如欲歸妻自有婚姻之禮何得如此淫亂也若刺宣公不當以士言○慶源

輔氏曰此章言婚姻之常理以刺淫亂者之不然也

○招招

照遙反

舟子

叶獎里反

人涉卬

五郎反

否

叶補美反

人涉卬否

印須我友

叶羽軌反

比也招招號

音毫

之貌

孔氏曰

王逸云

以手曰招以口曰召

舟子舟人

主濟渡者卬我也○舟人招人以渡人皆從之而我

獨否者待我友之招而後從之也以比男女必待其

配耦而相從而刺此人之不然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慶源

輔氏曰

此詩意雖正而體製異於諸作若有不

敢正言之意一章言為事當有所度量二章言苟不能度量則必至於反常而逆理三章則詔

苟不能度量則必至於反常而逆理三章則詔

之以婚姻常理四章則言人當有可有不可以
刺淫亂之人亂常逆理而無有不可也○安成
劉氏曰此詩一章二章四章反覆諷刺皆以濟
涉之事為此豈所指淫人居津水之傍歟抑詩
人以一時所見而取譬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

叶暖反

采芣容

反采芣

妃鬼反

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叶想反

比也習習和舒也東風謂之谷風

毛氏曰陰陽和而谷風至

封蔓

音萬菁

音精

也菲似菑

音福

莖麓葉厚而長有毛下體根也

華谷嚴氏曰江南有菰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春食
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菲菑類爾雅謂蔥菜河內

謂菹菜三月中蒸為茹滑美可作羹根如指正白可啖

封非根莖皆可食而其

根則有時而美惡德音美譽也○婦人為夫所棄故

作此詩以叙其悲怨之情言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

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為夫婦者當黽勉以同心谷

嚴氏曰黽勉猶勉強也力所不堪心所不欲而勉強為之皆謂之黽勉

而不宜至於有

怒又言采葑菲者不可以其根之惡而棄其莖之美

如為夫婦者不可以其顏色之衰而棄其德音之善

但德音之不違則可以與爾同死矣

慶源輔氏曰上四句以陰陽之

和比夫婦之和下四句以對菲根比婦人之色○程
子曰夫婦之道貴於有終德音美音也當期好音無

違至於
偕老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禱音誰謂荼

苦其甘如薺

音

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待禮反

賦而比也遲遲舒行貌違相背也畿門內也

東萊曰氏曰韓

詩云白石為門畿蓋門間也韻會相

即間字門櫪也即門限兩傍夾木荼苦菜蓼屬也

詳見良耜薺甘菜

本草曰薺味甘久取其葉作蔬及羹

宴樂也新昏未

所更娶之妻也○言我之被棄行於道路遲遲不進

蓋其足欲前而心有所不忍如相背然而故夫之送

我乃不遠而甚適亦至其門內而止耳又言荼雖甚

苦反甘如薺以比已之見棄其苦有甚於荼而其夫

方且宴樂其新昏如兄如弟而不見恤

永嘉陳氏曰物莫苦於荼

婦人見棄其情甚苦則荼反甘於薺矣蓋婦人從一而終今雖見棄猶

有望夫之情厚之至也

安成劉氏曰此章上四句賦其望夫之意而及其夫之薄

情下四句則比已之甚苦而歎其夫之方樂賦體與比體相繼成章後凡言賦而比者文意亦攷此云

○涇以渭濁湜湜其止

音殖

其止

音止

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

我梁母發我笱

古口反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胡口反

北也涇渭二水名涇水出今原州百泉縣筭頭山東

南至永興軍高陵入渭渭水出渭州渭源縣烏鼠山

至同州馮翊縣入河

東萊呂氏曰詩人多述土風此衛詩而遠引涇渭者蓋涇濁渭

清天下所共知如云海鹹河淡也○原州百泉縣今平涼府鎮原縣永興軍高陵今西安府高陵縣渭州

渭源縣今平涼府渭源縣同州馮翊縣今西安府同州地並隸陝西湜湜清貌沚水渚

也屑潔以與逝之也梁堰

音宴

石障水而空

音控

其中以

通魚之往來者也笱以竹為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

者也閨容也○涇濁渭清然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
未甚見由二水既合而清濁益分然其別出之渚流
或稍緩則猶有清處婦人以自比其容貌之衰久矣
又以新昏形之益見顛顛然其心則固猶有可取者
但以故夫之安於新昏故不以我為潔而與之耳又
言母逝我之梁母發我之笥以比欲戒新昏母居我
之處母行我之事而又自思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恤
我已去之後哉知不能禁而絕意之辭也

慶源輔氏
曰不忍遂

金史卷二
棄其家事者仁也知其不能禁而絕意焉者知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

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

音蒲

匍反

救

叶居尤反

之

興也方桴舟船也潛行曰泳浮水曰游

安成劉氏曰泳與游今俗

所謂迷與酒也

匍匐手足竝行急遽之甚也

孔氏曰匍匐未小兒未行之狀

其盡力顛蹶似之故取名

○婦人自陳其治家勤勞之事言我隨

事盡其心力而為之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計其有

與亡而勉強以求之

孔氏曰隨水深淺期於必渡猶隨事難易期於必成不問貧富

吾皆盡力求之○安成劉氏曰溪淺以興有亡方舟泳游以興勉求也

又周睦其隣里

鄉黨莫不盡其道也

慶源輔氏曰勤勞家事周恤隣里即首章之所謂德音下章之

所謂我德也婦人無外事以勤家睦隣為德而已此可見其勤而不怨

○不我能惱

許六反

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

音古

用不售

市救反叶市周反

昔育恐育鞠

居六反

及爾顛覆

芳服反

既生既育

比予于毒

賦也惱養阻却鞠窮也○承上章言我於女家勤勞

如此而女既不我養而反以我為仇讐惟其心既拒

却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賈之不見售

也

程子曰凡入所以憎而不知善者由其心阻絕其善故也○廣韻注曰售謂出手也

因念其

昔時相與為生惟恐其生理窮盡而及爾皆至於顛

覆今既遂其生矣乃反比我於毒而棄之乎張子曰

育恐謂生於恐懼之中育鞠謂生於困窮之際亦通

三山李氏曰正所謂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是也○慶源輔氏曰或問昔育恐育鞠張

子之說固善然推之下文及爾顛覆之云意不甚實不若前說為順先生曰此姑存異義耳然舊說亦不

甚明
白耳

○我有昔蓄

救六反

亦以御

魚呂反下同

冬宴爾新婚以我御

窮有洸

音光

有潰

戶對反

既詒我肄

羊至反

不念昔者伊余來

暨

興也旨美蓄聚御當也洸武貌潰怒色也

容齋項氏曰洸水涌

也其勇如水涌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為潰

肄勞暨息也○又言

我之所以蓄聚美菜者蓋欲以禦冬月乏無之時至

於春夏則不食之矣

安成劉氏曰古人場圃同地秋杪則築堅圃地為場以納禾稼

至來春人耕治之以種菜茹故蓄菜但以禦冬也

今君子安於新婚而厭棄

我是但使我禦其窮苦之時至於安樂則棄之也

南豐

曾氏曰人之於物得新可以捐故然厚者猶有所不忍夫婦義當偕老乃姑以禦窮而已其薄惡可知

又言於我極其武怒而盡遺我以勤勞之事曾不念

昔者我之來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

厚怨之深也

慶源輔氏曰末二章又可見其怨而不怒

谷風六章章八句

朱子曰看詩義理外更好看他文章且如谷風他只是如此說

出來然而序得事曲折先後皆有次序而今費盡氣力去做後尚做得不好○慶源輔氏曰觀此一詩比物連類因事興詞條理秩然有序勤而不怨怨而不怒玩而味之可謂賢婦人矣而

見棄於夫者亦獨何哉○豐城朱氏曰谷風雖棄婦所作而觀其自叙有治家之勤有睦鄰之善有安貧之志有周急之義皆其節之可取者也至於見棄矣而拳拳忠厚之意猶藹然溢於言辭之表則是初無可棄之罪也徒以其夫之安於新昏不以為潔而棄之耳然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殆庶幾乎夫子所謂可以怨者矣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賦也式發語辭微猶衰也再言之者言衰之甚也

鄭氏

曰微乎微者也○華陽范氏曰諸侯失國而寄於他國之邑微莫甚焉故郭璞註云言至微也

微猶

非也

安城劉氏曰此章二微字義不同

中露露中也言有需濡之辱

而無所比覆

音阜

也○舊說以為黎侯失國而寓於衛

釋文曰杜預云黎在上黨壺關縣○鄭氏曰其臣勸寓寄也黎侯為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

之曰衰微甚矣何不歸哉我若非以君之故則亦胡

為而辱於此哉

孔氏曰主憂臣勞主辱臣死固當不憚淹恤今言我若無君何為處此者

自言已勞以勸君歸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賦也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此無所考姑從序說

問式微詩以為勸邪戒邪朱子曰亦不必如此看只

是隨他當時所作之意如此可見得有羈旅狼狽之君如此而方伯連帥無救恤之意○新安

胡氏曰補傳云以詩作於衛地故編之衛風

旄丘之葛

叶居謁反

兮何誕

徒旱反

之節兮叔兮伯

叶音逼

兮何

多日也

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闊也叔伯衛之諸臣也

山豐

謝氏曰叔伯字也

○舊說黎之臣子自言久寓於衛時物變

矣故登旄丘之上見其葛長大而節疎闊因託以起

興曰旄丘之葛何其節之闊也衛之諸臣何其多日

而不見救也

東萊呂氏曰葛初生其節蹙而密既長其節闊而疎黎人見葛之長感時之久

而衛猶未見救爾

此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其優柔

而不迫也

慶源輔氏曰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望之雖切而其辭益緩真可見其溫柔寬厚之

情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

叶舉反

也必有以也

賦也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因上章何多

日也而言何其安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相俟而俱

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他故而不得來耳詩之曲盡人情如此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賦也大夫狐蒼裘蒙戎亂貌言弊也○又自言客久而裘弊矣豈我之車不東告於女乎但叔兮伯兮不與我同心雖往告之而不肯來耳至是始微諷切之或曰狐裘蒙戎指衛大夫而譏其憤音會亂之意匪車不東言非其車不肯東來救我也但其人不肯與俱

來耳今按黎國在衛西前說近是

○瑣

素果反

兮尾兮流離之子

叶獎里反

叔兮伯兮褻

山救反

如

充耳

賦也瑣細尾末也流離漂散也褻多笑貌充耳塞耳

也耳聾之人恒多笑○言黎之君臣流離瑣尾若此

其可憐也而衛之諸臣褻然如充塞而無聞何哉至

是然後盡其詞焉流離患難之餘而其言之有序而

不迫如此其人亦可知矣

慶源輔氏曰褻如充耳責之也自緩而疑自疑而諷

自諷而責是皆
情性之正也

旄丘四章章四句

說同上篇

須溪劉氏曰一章何多日也未有怨望之意也二章必有與也必有以也

有望於衛未怨也三章靡所與同微怨也四章
襄如充耳不能不怨也○眉山蘇氏曰諸侯雖
異國而相為救苟黎亡則衛及矣奈何靡所與
同哉蓋時衛在河北黎衛壤地相接故狄之為
患黎衛共之○三山李氏曰衛不救黎非惟失
睦乃四隣之道抑亦唇亡齒寒矣其後衛為狄
所滅齊侯以管仲之言而救之觀衛之德齊為
最淡則知黎之怨衛為最切○黃氏曰衛失國
而齊救之黎失國而衛不救此齊
之所以伯而衛之所以不振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賦也簡簡易不恭之意萬者舞之總名武用于戚文

用羽籥也

東萊呂氏曰萬舞二舞之總名千舞者武舞之別名籥舞者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

謂之羽舞○安成劉氏曰千盾也戚斧也羽籥此詩三章所言者是也皆舞者所執之物日之方

中在前上處言當明顯之處○賢者不得志而仕於

伶官

鄭氏曰伶氏世掌樂官而善馬故後世號樂官為伶官

有輕世肆志之心

馬故其言如此

須溪劉氏曰簡兮簡兮坦坦施施有慢世玩物之意味方將字可見若

自譽而實自嘲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既自以為簡易次章又自以為碩人只此便可見

其為不恭也當明顯之處公然為此而不以為辱亦是不恭之意與次章所謂公庭萬舞同先生謂其若自譽而實自嘲者淡得其旨也

○碩人俛俛

疑非反

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音祖

賦也碩大也俛俛大貌轡今之韁也組織絲為之言其柔也御能使馬則轡柔如組矣○又自譽其才之

無所不備亦上章之意也

安成劉氏曰既能樂舞又善御馬亦若上章之自譽

而實自朝也

○左手執籥

餘若反

右手秉翟

亭歷反叶直角反

赫如渥

於角反

赭

音者叶 公言錫爵

賦也執籥秉翟者文舞也籥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

釋文曰以竹為籥長三尺執 翟雉羽也赫赤貌渥厚

漬也孔氏曰渥者浸潤之名信南山曰既優既渥是

赭赤色也言其顏色之充潤也公言錫爵即儀禮燕

飲而獻工之禮也燕禮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一人

此獻工之禮也以碩人而得此則亦辱矣程子曰錫之以乃

反以其賚予音與之親洽為榮而誇美之亦玩世不恭

之意也

慶源輔氏曰前已言其輕世肆志之心又言其玩世不恭之意何也曰意唯輕之是以玩

之志惟肆焉故不恭也知其世之不可與有為故輕玩之心生焉於其所不足為而姑為之於其所不足

誇而反誇之是皆不恭之意也

○山有榛

側巾反

隰有苓

音零

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

兮西方之人兮

興也

安成劉氏曰楚詞湘夫人歌曰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越人歌曰山有木兮木有

枝心悅君兮君不知秋風辭曰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皆與此章起興之例同故朱子嘗曰

知此則知興體矣

榛似栗而小下溼曰隰苓一名大苦葉似

地黃即今甘草也西方美人託言以指西周之盛王

如離騷亦以美人目其君也

離騷經曰恐美人之遲暮集註云言美好之婦

人蓋託辭而寄意於君也

又曰西方之人者歎其遠而不得見之

辭也○賢者不得志於衰世之下國而思盛際之顯

王故其言如此而意深矣

竹房張氏曰榛之實甘美而山有之苓之莖甘美而

隰有之以興為人之君而美好者惟西周有之所以思之者其人也思之而不得見之故重歎之而思之深也此蓋伶官頌人之辭其詞甚婉而實諷衛國之無賢君也然思盛世之聖明而不責衰世之幽厲此

詩人之忠厚也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舊三章章六句今改定○張子曰為祿仕而抱
闕擊柝則猶恭其職也為伶官則雜於侏儒俳
優之間不恭甚矣其得謂之賢者雖其迹如此
而其中固有以過人又能卷而懷之是亦可以

為賢矣東方朔似之

問如張子之說是固可以為賢然以聖賢出處律之

恐未可以為盡善朱子曰古之伶官亦非甚賤其所執者猶是先王之正樂故獻工之禮亦與之交酢但賢者而為此則是不得志耳○虞源補氏曰朔之所以自譽者皆所以會嘲其詼諧

類俳優正與此詩之意相似○三山李氏曰伶官者賤役耳今之賢人為之正猶君子陽陽之

詩序言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屈於賤役也

悲

悲位反

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

叶新變

刀轉反

彼諸姬聊與之謀

叶謨悲反

興也悲泉始出之貌泉水即今衛州共音城之百泉

也淇水出相

去聲

州林慮

音閭縣

相州林慮縣今河南彰德府林縣

東流

泉水自西北而東南來注之

孔氏曰邶鄘衛三國境地相連故邶云亦流于

淇鄘云送我乎淇之上矣衛變好貌諸姬謂姪娣也云瞻彼淇澳之類皆言淇也

○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

言必然之泉水亦流于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無

日而不思矣是以即諸姬而與之謀為歸衛之計如

下兩章之云也

慶源輔氏曰讀首章四句便可見其思歸之心蓋與泉水日流於衛而不

息此是興體中說得好者極好玩味凡人之情營私背公故不詢謀惟恐人之或知也衛女思歸博謀於

諸姬而無所隱則其情之正大可知矣

○出宿于涕

子禮反

飲餞

音

踐于禰

乃禮反

女子有行遠

于萬反

父母兄弟

待禮反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叶獎禮反

賦也沛地名飲餞者古之行者必有祖道之祭祭畢

處者送之飲於其側而後行也

孔氏曰所以祖祭者重己方有事於道故

祭道之神也較祭又名祖聘禮及詩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皆先較而飲餞乃出宿者見飲餞為 補亦地名皆自衛來時所經之處也諸

出宿而設

姑伯姊即所謂諸姬也

安成劉氏曰夫人之嫁必有安成劉氏曰夫人之嫁必有

往媵之亦有姪娣皆謂之媵凡八人集傳以此詩為夫人作而以諸姬為姪娣又謂諸姑伯姊即諸姬然則八人之中亦有是

夫人姑姊輩行者乎

○言始嫁來時則固已遠其父

母兄弟矣況今父母既終而復可歸哉是以問於諸

姑伯姊而謀其可否云耳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

○出宿于干

叶居馬反

飲餞于言載脂載牽

胡瞎反叶下介反

還旋

車言邁邁

市專反

臻于衛

此字本與邁害叶今讀誤

不瑕有害

賦也干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

隋志邢州內丘縣有干山言山

脂

以脂膏塗其牽使滑澤也牽車軸也不駕則脫之設

之而後行也

釋文曰牽車軸頭金○華谷嚴氏曰載脂謂先以脂塗其牽其用在脂故曰載

脂載牽謂塗畢乃設牽於車其用在牽故曰載牽還回旋也旋其嫁來之車

也遄疾臻至也瑕何古音相近通用○言如是則其
至衛疾矣然豈不害於義理乎疑之而不敢遂之辭
也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

叶宅
涓反

思須與漕

叶徂
侯反

我心悠悠

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肥泉水名須漕衛邑也悠悠思之長也寫除也

○既不敢歸然其思衛地不能忘也安得出遊於彼

而寫其憂哉

鄭氏曰肥泉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
而長歎須漕自衛而來所經邑故又思

之○問恐此只是因思歸不得故欲出遊于國以寫其憂否朱子曰大人之遊亦不可輕出只是思遊於彼地耳○慶源輔氏曰思歸寧者思之正也謀及姪婦謀之正也恐害義理而卒於不歸事之正也始終一出於正雖賢士且難之况婦人乎

泉水四章章六句

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新安胡氏曰一章記泉水起興而謀於諸姬也二章述初嫁時宿餞衛郊既遠父母今父母終

而欲歸故以問諸姑伯姊何如耳三章又欲效
初嫁時宿餞于所嫁國之干言脂韋歸衛第未
知有害於義禮乎此正謀諸姬之語也四章既
不可歸於是但思肥泉思須漕以重衛國悠悠
之景慕欲往遊以寫憂而已所謂發乎情止乎
禮義者也○止齋陳氏曰泉水竹竿載馳皆衛
女思歸也泉水竹竿歷道欲歸之意終篇唯欲
出遊以驅吾愁思而已所謂止乎禮義載馳之
詩其歸尤急末章無有愧止之辭蓋泉水竹竿
作於無事之時故其辭緩以婉載馳賦於故國
已亡之日故其辭切以怨○豐城朱氏曰禮緣
人情而為之也夫既曰緣人情而為之則父母
其本根也兄弟其同氣也皆人情之不可忘者
而何為其不可以寧兄弟也曰人情有出於天
理之公者有出於人欲之私者聖人制禮將以
全夫天理之正而節其人欲之流也據禮女子

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所以厚別也則閨門之內所可同坐而共食者唯母姑姊妹耳使父母歿而歸寧則誰與同坐誰與共食而孰為之主乎聖人於此寧以義斷思不以恩掩義故制為父母終不得歸寧之禮所以存天理而遏人欲也以此為防猶有禽獸其行如齊襄魯桓夫人之所為者然後知聖人制禮真可謂萬世無弊者矣

出自北門

叶肩貧反

憂心殷殷終窶

其矩反

且貧莫知我艱

叶居

銀已焉哉

叶將其反下同

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比也北門背陽向陰殷殷憂也窶者貧而無以為禮

也

孔氏曰窶謂無財可以為禮貧謂無財可以自給然二者皆無財之事故爾雅貧窶通也○三山李

氏曰兼言之以見貧之甚也

○衛之賢者處亂世事暗君不得其

志故因出北門而賦以自比

問只作賦說如何朱子曰當作賦而此當時必

欲出北門而後作此詩亦有此意思○孔子曰言出自北門背明向陰而行猶居亂世向暗君而仕也○

張子曰偶出北門因有此言

又歎其貧窶人莫知之而歸之于天

也孔氏曰我之困苦天實為之使我遭此君知復奈何哉君臣道不合則去今無去心忠之至也○鄭

氏曰詩人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於天○慶源輔氏曰終者已焉之辭蓋自以為無復有望也故嘆之

曰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此蓋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天也是亦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

避支反

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

適

知革反叶
竹棘反

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賦也王事王命使為之事也適之也政事其國之政
事也一猶皆也埤厚室家適責也○王事既適我矣
政事又一切以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人甚室人
至無以自安而交徧適我則其困于內外極矣

孔氏
曰言

非直己貧窶君政人皆埤已我自外而歸則室家之
人更迭而徧來責我外為君所用內為家人不知故
又自決歸之於天○華陽范氏曰闕雎之化行則婦
人能閔其君子至於寢世則室家日見而有不知其

心者

○王事敦

叶都反

我政事一埤遺

唯季反叶

我我入自外

室人交徧摧

徧回反

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賦也敦猶投擲也遺加摧沮也

鄭氏曰推者刺譏之言○慶源輔氏曰推

謂摧折沮抑之又甚於謫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於

窶貧而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矣仕之所以

不得志也先王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投遺之

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懟憾之辭

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所以為忠臣也

山體

謝氏曰鹿鳴四牡之燕樂出車扶杜之勞來一
人之勞苦君無不知一毫之事功君無不報此
先生所以體羣臣也千歲治安根本蓋在此也
北門之忠臣至於終窶且貧祿不足以代耕矣
出則當王事之獨勞入則當政事之煩使室人
不能忍飢寒而交徧謫之此人情所難堪者上
不怨其君下不怨其家窮而呼天亦無一毫怨
天之辭此樂天知命之士也有臣如此而不能
忠信重祿以勸之衛之所以亡也○慶源輔氏
曰楊氏之說其論君臣之道備矣而衛之忠臣
則處其變而不失其道者
可以為萬世臣子之法也

北風其涼雨

于付反

雪其雱

普康反

惠而好

呼報反

我攜手

同行

叶戶郎反

其虛其邪

音徐下同

既亟只

音紙下同

且

子徐反下同

比也北風寒涼之風也涼寒氣也雱雪盛貌惠愛行

去也虛寬貌邪一作徐緩也

釋文曰爾雅作徐

亟急也只且

語助辭○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

愁慘也故欲與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且曰是尚可

以寬徐乎彼其禍亂之迫已甚而去不可不速矣

慶源

輔氏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不忘故舊之仁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見幾而作之智也

○北風其喈

音皆牛居奚反

雨雪其霏

芳非反

惠而好我攜手同

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喈疾聲也霏雨雪分散之狀

疊山謝氏曰北風怒而有聲不止於

涼矣雨雪霏霏而密不止於霽矣喻禍害愈急也

歸者去而不反之辭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

既亟只且

比也狐獸名似犬黃赤色烏鵲黑色皆不祥之物人

所惡見者也所見無非此物則國將危亂可知

問狐與烏

不知比何物朱子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同行同將危亂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底景象也

歸猶賤者也同車則貴者亦去矣疊山謝氏曰一章曰同行二章曰同

歸三章曰同車一節急一節風人之法度也○慶源輔氏曰國家將亡觀其氣象愁慘如北風雨雪之寒涼目所見者無非赤狐烏鴉不祥之物亦非有先見者不能然也作此詩者其賢可知矣

北風三章章六句安成劉氏曰詩中有同車之語疑此為仕於衛者所作其虛其

邪既亟只且三章三言之豈果於忘君哉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若國已危則無可去之義矣

靜女其姝赤朱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蹰蘇刀直知

反踟蹰直誅

賦也靜者閒雅之意姝美色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

者期而不至也踟躕猶躑躅

音擲濁行不進貌

也此淫奔期

會之詩也

問淫奔之人方相與狎暱又何取乎閒雅朱子曰淫奔之人不知其為可醜但見其

可愛耳以女而俟我於城隅安得謂之閒雅而此曰靜女者猶所謂德音無良也無良則不足以為德音矣而曰德音亦愛之之辭也○廬陵歐陽氏曰衛俗淫亂幽靜難誘之女且然則其他可知

○靜女其嬈嬈我彤彤

徒冬反

管

叶古反

彤管有煒

于鬼反

說

音悅

懌

音亦

女美

賦也嬈好貌於是則見之矣彤管未詳何物

廬陵歐陽氏曰

古者鍼箠皆有管樂器亦有管不知此管是何物但彤是色之美者鍼與針同蓋相贈以結

殷勤之意耳煒赤貌言既得此物而又悅懌此女之

美也

○自牧歸荑

徒兮徒計二反

洵美且異

夷曳二音

匪女

音汝

之為美美

人之貽

與異叶

賦也牧外野也歸亦貽也荑茅之始生者洵信也女

指荑而言也○言靜女又贈我以荑而其荑亦美且

異然非此荑之為美特以美人之所贈故其物亦美

耳

東陽許氏曰首言城隅末言自牧蓋不特俟於城隅抑且相逐於野矣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有泚

此禮反

河水瀰瀰

莫通反

燕婉之求

籩音除音不

鮮

斯淺反叶想止反

賦也泚鮮明也

新安胡氏曰臺在河上曰泚曰洒皆從水義

瀰瀰盛也燕

安婉順也籩籩不能俯疾之醜者也蓋籩籩本竹席

之名人或編以為困其狀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

故人因以名此疾也鮮少也○舊說以為衛宣公為

其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於河

上而要

音腰

之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刺之言齊女本

求與伋為燕婉之好而反得宣公醜惡之人也

孔氏宣

公晉桓公子○三山李氏曰新臺臨河今澶州遺址尚存○豐山謝氏曰蘧篚乃惡疾宣公非有此疾國

人惡其無禮義亂人倫故以惡疾比之既無人道亦非人形也

○新臺有酒

七罪反叶先典反

河水泔泔

每罪反叶美辨反

燕婉之求

蘧篚不殄

賦也洒高峻也泔泔平也殄絕也言其病不已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興也鴻雁之大者離麗也戚施不能仰亦醜疾也

求榮

呂氏曰國人惡宣公而以惡疾指之不能俯者蘧條之疾證不能仰者戚施之疾證非於此取義也

言設魚網而反得鴻以興求燕婉而反得醜疾之人

所得非所求也

南豐曾氏曰蘧條戚施皆惡疾之人不能為人者也宣公之行非復人理

尚可謂之人歟燕婉之求而得此匪人深惡之之辭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凡宣姜事首末見春秋傳然於詩則皆未有考

也諸篇放此

三山李氏曰聖人存此以垂戒後世宜懲其蔽而乃有踵其惡者楚

平王納太子建妻唐明皇納壽王妃此三君者其惡一也其後宣公之子伋壽皆為所殺惠公

奔齊子懿為狄所滅楚平王有鞭尸之禍唐明皇身竄南蜀幾失天下則知淫亂之禍其報如

此可不戒哉○安成劉氏曰宣姜事首末見左氏傳桓公十六年及閔公二年

二子乘舟汎汎

反芳劒

其景

叶舉兩反

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兩以

反

賦也二子謂伋壽也乘舟渡河如齊也景古影字

葛洪

始加多為影字養養猶漾漾憂不知所定之貌○舊說以為

宣公納伋之妻是為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慝伋
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
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
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
而作是詩也

然 卷卷

眉山蘇氏曰國人傷其往而不返汎汎然徒見其影故救之不可得是以思之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

此字本與害叶今讀誤

願言思子不瑕有

害

賦也逝往也不瑕疑辭義見泉水此則見其不歸而

疑之也

虔源輔氏曰字義雖與泉水同泉水所謂害者害於義也此所謂害者言其身而已故先

生謂此則見其不歸而疑之之辭蓋不忍正言其死且為君諱也○定宇陳氏曰二子之死明矣猶為疑辭而不盡言以彰君惡詩人之厚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
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
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

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朱子曰太史公之言

有所抑揚謂三人皆惡傷父志而終於死亡其情則可取雖於理為未當然視夫父子相殺兄弟相戮者則大相遠矣又曰彼當逃避使宣公無殺子之事不陷於惡乃為得禮如不忍去而死之尚可也壽無救於兄而重父之過其死也亦何為乎但國人憐而哀之故聖人錄國人之情著宣公之過亦以見二子事親之道有未盡也舜之事瞽瞍丞丞又不格姦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此舜之所以為法於天下也○慶源輔氏曰二子處此亦不得為是而夫子取此詩者所以著宣公志行之惡而其禍至於如是之酷以為萬世戒爾故先生嘗謂太史公欠此意然其言有抑揚可以感發人故取之非便以二子所處為是也○豐城朱氏曰

宣公納子之妻以為妻則夫婦之倫滅矣因宣姜而殺二子則父子之倫滅矣夫而不夫父而不父則君之道以之不立而君臣之倫亦廢矣春秋以來三綱廢九法斁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其卒胥為夷也宜哉

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安成劉氏曰衛

十九篇而邶風才十有九然觀綠衣則妾嬖矣燕燕則臣弑君矣谷風則夫婦之道乖新臺則男女之倫滅二子乘舟則父子之思絕苑丘則無恤隣之義簡兮則無尊賢之心北門則失勸士之道亂常敗政莫甚於此所以居變風之首歟於呼渡河野處已兆矣不待讀定之方中而后知也

詩傳大全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傳大全卷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盛嘉祐

通政使司副使_臣吳瞻泰覆勘

覆校官編修_臣曹城

校對官檢討_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_臣張泰

欽定四庫全書

詩傳大全卷三

明

胡廣等

撰

鄘一之四

說見上篇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

徒坎反

髮彼兩髦

音毛實維我儀

之死矢靡他

湯河反

母也

天叶反

只

音紙下同

不諒人只

興也中河中於河也髮髮坐貌兩髦者翦髮夾凶

音信

廣韵注曰頭會腦蓋也

子事父母之飾親死然後去之此蓋指

共伯也

孔氏曰夾凶故兩髦也士既殯而脫髦諸侯小斂則脫之若父母有先死者於死三日脫

之服闋又著之共伯僖侯世子名餘共諡伯字以未成君故不稱爵○容齋項氏曰內則注云髦象幼時

髻兒生三月剪髮為髻男角女羈夾凶曰角兩髻也午達曰羈三髻也又曰髦者以髮作為髻坐兩眉之

上如今小兒用一帶連雙髻橫繫額上是也髻音朵我共姜自我也

釋文曰共伯之妻也

婦人從夫諡姜姓也儀匹之至矢誓靡無也只語助辭諒信也

○舊說以爲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

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此以自誓言柏舟則在彼中

河兩髦則實我之匹雖至於死誓無他心母之於我

覆育之恩如天罔極而何其不諒我之心乎不及父

者疑時獨母在或非父意耳

慶源輔氏曰實維我匹一定而決不可易也之

死矢靡他雖死而誓不敢易也夫母之欲嫁共姜想亦不過是惑於愛而慮其終耳今味共姜自誓之言其至誠貞固之意如此則母之惑可解而慮可釋矣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髣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

慝

他得反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興也特亦匹也

朱子曰特有孤特之義而以爲匹者古人用字多如此猶治之謂亂也

慝邪也以是爲慝則其絕之甚矣

柏舟二章章七句

○華陽范氏曰衰亂之世淫風大行共姜得禮之正而能守義

故以首鄘風也○孔叢子曰於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或問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

否程子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西山真氏曰柏舟之不再

適蓋婦人之大節故孔子列之使萬世取法焉程子之論可爲後世深戒○定宇陳氏曰衛之淫風

流行而有共姜特立之節真可謂遏人欲之橫流矣讀此詩者豈不可以感發人之善心乎

牆有茨不可埽

叶蘓后反

也中冓

古候反

之言不可道

叶徙厚反

也

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興也茨蒺藜也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

本草曰一名即藜注

云子有刺狀如菱而小軍家鑄鐵作之以布敵路亦呼蒺藜

中萬謂舍之交積材

木也

東萊呂氏曰前漢梁王共傳應劭注云中萬材構在堂之中也顏師古云構謂舍之交積材木

也當從應顏說蓋閭內隱奧之處也中萬之言若曰閨門之言也

道言醜惡也○舊

說以為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

孔氏曰左傳閔

公二年曰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許穆夫人服虔云昭伯宣公之長庶兄故詩人作此詩以刺之言其之兄宣姜惠公朔之母

閨中之事皆醜惡而不可言理或然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萬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

之長也

興也襄除也詳詳言之也言之長者不欲言而託以語長難竟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興也束束而去之也讀誦言也辱猶醜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楊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

其汙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
淫亂之君自以為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
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
為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為

訓戒深矣

慶源輔氏曰楊氏之說蓋不獨為此篇發凡聖人所錄淫亂之詩其意皆

如此即先生所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者也○豐城朱氏曰宣姜本伋之妻也一失身於宣公而為新臺之有泚再失身於公子頑而為中冓之不可道蓋由其節義虧缺於前是以無所顧藉於後耳以其身處於汙穢而不辭則亦無復羞愧悔悟之萌矣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

音加叶居河反

委委

於危反

佗佗

待河反

如山

如河象服是宜

叶牛何反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賦也君子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女子之生以

身事人則當與之同生與之同死故夫死稱未亡人

言亦待死而已不當復有他適之志也副祭服之首

飾編

篇上聲一如字

髮爲之

孔氏曰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編列他髮爲之假作紒形

加於首上服之以從祭祀紒音髻

笄衡笄也

孔氏曰衡笄以玉爲之

墜于副之

兩旁當耳其下以紃

音黠懸瑱

屈陵羅氏曰紃織如條上屬於衡者瑱以玉爲

之以纁綯之而屬於紃縣
之當耳縛音篆同卷也

玼之言加也以玉加於筭

而爲飾也

孔氏曰必飾之以六

委委佗佗雍雍自得之貌如山

安重也如河弘廣也象服法度之服也淑善也○言

夫人當與君子偕老故其服飾之盛如此而雍容自

得安重寬廣又有以宜其象服

毛氏曰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而服

威服也

今宣姜之不善乃如此雖有是服亦將如之何

哉言不稱也

○玼音此兮玼兮其之翟

叶去聲

也鬢

貞忍反

髮如雲不屑

先結

反髻

徒帝反

也玉之瑱

吐殿反

也象之掃

勅帝反

也揚且

子餘反

之哲

星歷反叶征例反

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賦也玼鮮盛貌翟衣祭服刻繒為翟雉之形而彩畫

之以為飾也

孔氏曰翟雉名彩畫為飾不用真羽○雉谷嚴氏曰鄭氏云江淮而西青質五

色皆備成章曰揄揄翟則畫

髮黑也如雲言多而美

也屑潔也髻髮

音被

也人少髮則以髻蓋之髮自美

則不潔於髻而用之也瑱塞耳也象象骨也掃所以

摘髮也

華谷嚴氏曰掃所以摘髮若今之篦兒也

揚着上廣也且助語

辭皙白也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

見者驚猶鬼神也

慶源輔氏曰其者指宣姜而言玼兮玼兮其之翟也言服之美也鬢

髮如雲不屑鬢也言質之美也足乎已者無待於外也玉之瑱也象之栴也言飾之美也揚且之皙也言色之美也服飾容貌之美盛如天如帝然是豈可以徒居哉

○璿

七我反

兮璿兮其之展

涉戰反叶諸延反

也蒙彼紉

側救反

絺

是紉

息列反

袞

薄慢反叶分乾反

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

叶魚堅反

也

展如之人兮邦之媛

于眷反叶于權反

也

賦也璿亦鮮盛貌展衣也以禮見

音現於君及見賓客

之服也

毛氏曰展衣以丹縠為衣○鄭氏曰展衣宜白禮記作禮音戰蒙覆音也縹

絺絺之屬屬者當暑之服也

孔氏曰葛之精者曰絺其精尤細靡者縹也質

縹而縹紕袷束縛意以展衣裳絺綌而為之紕袷所以

自斂飭也

音救也或曰蒙謂加絺綌於褻衣之上所謂表

而出之也

朱子曰先著裏衣表絺綌而清視清明也

揚着上廣也

孔氏曰以目視清明因名為清揚者眉上之美名因謂眉上眉下皆曰揚目上

目下皆曰清故野有蔓草傳云清顏額角豐滿也展

誠也美女曰媛見其徒有美色而無人君之德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東萊呂氏曰首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問之也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

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

慶源輔氏曰凡人之

暴氣愈暴則辭愈厲此則志不帥氣而氣反動其志者也君子之責人則辭愈多而氣愈緩氣愈緩而辭愈和此則發乎情止乎禮義也且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如此詩之辭益婉而意益深則心不至於失其正矣東萊先生責之問之惜之三字說盡詩意極好玩味○華谷嚴氏

曰此詩唯述夫人服飾之威容貌之尊不及淫亂之事但中間有子之不淑一語而譏刺之意盡見○安成劉氏曰三章皆極言宣姜服飾容貌之威如此玩其辭想其人有德以稱之固足以尊其瞻視享其安榮苟無其德不幾於誨淫者乎惟詩人寬厚意在言外故其立言如此蓋與猗嗟之詩同意

爰采唐矣沫

音妹

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

中

叶諸良反要於遙反

我乎上宮

叶居王反

送我乎淇之上

叶辰羊反

矣

賦也唐蒙菜也一名兔絲

孔氏曰釋草云唐蒙名女蘿女蘿名兔絲則唐與蒙

或井或別故經直言唐而毛傳言唐蒙也○本草曰生田野蔓延草木之上

沫衛邑也書

所謂妹邦者也

孔氏曰酒誥注妹邦紂所都朝歌即沫也

孟長也姜齊女

言貴族也桑中上宮淇上又沫鄉之中小地名也要猶迎也○衛俗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故此人自言將采唐於沫而與其所思之人相期會迎送如此也

○爰采麥

叶訖力反

美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

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麥穀名秋種夏熟者

白虎通曰麥金也金旺而生火旺而死

弋春

秋或作姒

春秋定姒公穀作定弋

蓋杞女夏后氏之後亦貴族

也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葑蔓菁也庸未聞疑亦貴族也

長樂劉氏曰采唐麥葑者欲過

幽遠行其淫亂不敢正名而託以采此也○安成劉氏曰孟姜孟弋孟庸亦託言貴族以指所私之人非必當時實有此三姓之女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

比去聲猶

同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

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慶源輔氏曰誣上只是欺謾其上之人大抵行

私者皆有此心桑中之詩雖肆言魚忌然誣上行私之心自在此皆緣民情流蕩無所限節之故民情所以如此則又因政散之故上之人苟有政事則何至於此○鄭氏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為晉平公鼓之是之謂也按桑間即此篇故小序亦用

樂記之語

安成劉氏曰朱子以桑間即此桑中詩而証以樂記之語然則鄭氏謂師

滑所聞者自是
濮上之音也

鷄音純

之奔奔鵲之彊彊

音姜

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叶虛反

興也鷄鵲

音屬

本草曰鷄初生謂之羅鷄至初秋謂之早秋中秋以後謂之白唐一物四

名奔奔彊彊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人謂公子頑

良善也○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也故爲

惠公之言以刺之曰人之無良鷄鵲之不若而我反

以爲兄何哉

孔氏曰言鷄則鵲自相隨彊彊然各有常匹不亂其類

今宣姜爲母頑則爲子而與之淫亂
曾鷄鵲之不如而我反以爲兄也哉

○鵲之彊彊鷦之奔奔

叶通
珉反

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興也人謂宣姜君小君也

孔氏曰夫人對君稱小君以夫妻一體言之亦得曰

君襄公九年左傳筮穆姜曰君必速出是也○慶源輔氏曰詩人疾惡宣姜至矣而猶不敢不以爲小君也彼謂狡童碩鼠爲稱其君者何哉

鷦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偕老是也切言之者鷦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

天理滅矣中國無以異於夷狄人類無以異於禽獸而國隨以亡矣胡氏曰楊時有言詩載此篇以見衛爲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

前

廬陵彭氏曰傳氏云木必壞然後蠹生焉國必亂然後寇生焉聖人有此詩以爲狄入衛

張本使後世知所戒也

因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

有不至於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講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三山李氏曰淫亂非美事而不刪之者所

以示鑒戒也亦如春秋亂臣賊子一一書之亦所以示戒也而唐太子弘受左傳至於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而請更受他書是不知聖人垂訓之意也近世有建言經筵不進國風是亦不知聖人垂訓之意也願音均

定

丁佞反

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

栗椅

於宜反

桐梓漆爰伐琴瑟

賦也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

月也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

晉天文志曰營室二

星一曰玄宮一曰清廟又為土功事○安成劉氏曰夏正十月建亥春秋時十二月也農事已畢可以興

作而人君居必南面故亥月昏時見定星當南方之
午位因記此星為每歲營作之候又因號為營室此
蓋成周以後之制上考唐虞之時定星以戌月昏中
歲久而差至周時定星始以亥月昏中下逮今日此
星又以子月昏中矣楚宮楚丘之宮也鄭志楚丘在濟河間揆度也樹八

尺之臬

音齧

而度其日之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叅日

中之景以正南北也

孔氏曰匠人云水地以懸置槷以懸眡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

與日入之景畫叅諸日中之景注云於四角立植而懸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為位於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懸正之槷臬同○安成劉氏曰彭魯叔云槷柱也懸垂繩也柱有四角四中垂以八繩繩皆附柱則其柱正矣柱正然後視之以測日景也又轉筵畫地為圓規朝識日景其端指西暮

識曰景其端指東兩端長短必與規齊測其端則東西正就其中屈之則南北亦可正也又於晝漏午時參此日中之景可以正南方之位因以正北方之位也此周禮定方制度衛文公建宮室定四方之法蓋亦如此○慶源輔氏曰古人之作室上順天時下正方面不敢苟也

楚室猶楚宮互文

以協韻耳榛栗二木其實榛小栗大皆可供籩實

草本

注曰榛樹高丈許子如小栗栗樹高二三丈花青黃色實有房景大者中子三五小者子唯一二椅

梓實桐皮桐梧桐也

華谷嚴氏曰陸璣言有青桐白桐赤桐此作琴瑟者白桐也椅

桐梓漆之桐為白桐梧桐生矣之桐為青桐○本草注曰桐有四種一種白桐可斲琴葉三杈開白花不結子一種荏桐子可作油一種梧桐今人收梓揪之其子妙作果一種岡桐無花不可作琴體重

疎理白色而生子者

本草注曰梓似桐而葉小花紫亦有三種漆木有液

黏念平聲

黑可飾器物

本草注曰漆樹高三二丈皮白葉似椿花似槐以斧斫其皮開

以竹筒承之汁滴則成漆也

四木皆琴瑟之材也

華谷嚴氏曰椅桐可為琴瑟

栗可備遵實梓漆可供器用但言伐琴瑟者取成句耳

爰於也○衛為狄所滅

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悅之而作是詩以美

之蘓氏曰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

此類也

華陽范氏曰此詩美其新造而志於永久埤雅云言其所植皆能預備禮樂之用語曰一

年之計莫如種穀十年之計莫如種木故文公於初作室之時早計如此○安成劉氏曰此章上四句言

其得天時地利之宜下三句言其有久遠預備
之計所謂悅之美之者皆追述其事如此也

○升彼虛

起居反叶

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

良反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賦也虛故城也

孔氏曰故墟高可望猶僖公二十八年晉侯登有莘之虛也

楚楚

丘也堂楚丘之旁邑也

傳寅羣書百攷曰當是博州堂邑

景測景以

正方面也與旣景廼岡之景同或曰景

音

山名見商

頌京高丘也桑木名葉可飼蠶者觀之以察其土宜

也

安成劉氏曰衛詩多言桑如桑中與氓詩及此皆再三言之蓋衛地跨冀兗二州桑者尤其土所宜

而民生之所資也據楚丘在冀河之東兗州之境則文公所觀所說其桑土之野乎○蔡氏曰兗地宜桑如桑間濮允信臧善也○此章本其始之望鄭氏曰上可驗也

與旁邑審其高下所依倚○東景安成劉氏曰建國萊呂氏曰升望以領略其大勢之制必先辨方辨

方之法必考日景故謂之景此章景山與京先審其丘山之方向也上章揆之以日復定其宮室之方向

也觀眉山蕪氏曰降觀其下有桑土可以居卜三山民○東萊呂氏曰降觀以細察其土宜李氏

曰建國必相土地之宜土地既善然後稽之卜筮文公既有以相土地之宜矣故其後曰卜云其吉○三

山林氏曰將遷國必考之卜如綿詩曰爰而官以至契我龜楚丘之遷亦曰卜云其吉是也

於終而果獲其善也臨川王氏曰言今信善如卜所言也○長樂劉氏曰建國之初

憂民之不得其所不敢違寧曰終焉允臧者喜其果
遂於志願也○慶源輔氏曰既正其方面也又覽其
形勢也又察其土宜也人事盡矣然
後卜之則始之吉而終之臧宜矣

○靈雨既零命彼倌倌

音官

人星言夙駕說

始銳反

于桑田

叶徒

困反

匪直也人秉心塞淵

叶一

駮

音來

牝三千

叶倉

新反

賦也靈善零落也倌人主駕者也星見星也說舍止
也秉操塞實淵深也馬七尺以上爲駮○言方春時

雨旣降而農桑之務作文公於是命主駕者晨起駕

車亟

音往

而勞

去聲

勸之

臨川

王氏曰

上章旣言城市

宮室於是言其政事蓋人君

勸之

臨川

王氏曰

上章旣言城市

宮室於是言其政事蓋人君

勸之

臨川

先辨方正位體國經野然後可以施政事云○朱子曰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必是身耐勞苦方能率得然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也蓋其所畜之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於三千之衆矣蓋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爲而不成其致此富盛宜矣

疊山謝氏曰秉心也塞故事事朴實不尚高虛之談秉心也淵故事事深長不爲淺近之計富國強兵豈談高虛務淺近者之所能辨哉○眉山蘇氏曰富強之業必深厚者爲之非輕揚淺薄者之所能致也

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今言驟牝之衆如此則生息之蕃可見而衛國之富亦可知矣此章又要

其終而言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乃要其後日之終而言觀其始之經營其國者如此其備繼

之勸勞於民者如此其勤則其終之善與富亦宜矣
○廬陵曹氏曰人君之一心萬事之本也文公之能
勤於農桑者此心也所以致牝馬之多者亦此
心也一心之誠實淵渙則無所爲而不成矣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按春秋傳衛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及狄人

戰于熒

音螢

澤而敗死焉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

河而南立宣姜子申以廬於漕是爲戴公是年

卒立其弟燬是爲文公於是齊桓公合諸侯以

城楚丘而遷衛焉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

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草

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程子曰一章言建國之事次章方言相土

度地之初屬文之勢然也今文首言其事然後言其初者多矣既度其可然後卜以決之卜洛亦然人謀臧則龜筮從矣卒章則叙其勤勞以致殷富○安成劉氏曰春秋紀事用周月定星中時乃周之十二月衛懿公九年十二月狄滅衛戴公立而卒文公繼立以次年爲元年至文公二年歲首之月齊桓始城楚丘則詩人所指定星方中其在文公元年之終楚丘未城之先歟然詩言終焉允臧駮北三千則是詩蓋作於文公之季年而追言其始遷時一事耳故二章

以前皆本其始二章
以後則要其終也

蛺

反丁計

蛺

反都動

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

反于萬

父母

兄弟

里叶待反

比也蛺蛺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

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

孔氏曰雙

出色鮮盛者爲雄曰虹暗者爲雌曰蜺○須溪劉氏曰何獨非陰陽之交而虹獨以不正之氣著見於野

詩之托物如此

在東者莫

暮音

虹也

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莫

東也

安成劉氏曰虹之爲質不映日不成蓋雲薄漏日日映雨氣則生也今以水嚙日亦成青紅之

暈

○此刺淫奔之詩言蝓蝓在東而人不敢指以比

淫奔之惡人不可道况女子有行又當遠其父母兄

弟豈可不顧此而冒行乎

東萊呂氏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此詩蓋言女子

終當適人非久在家者何爲而犯禮也泉水竹竿蓋衛女思家言女子分當適人雖欲常在父母兄弟之側不可得也一則欲常居家而不可得一則欲亟去家而不能得其善惡可見矣

○朝齊

子西反

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叶滿

補反

比也齊升也周禮十輝

音運

九曰齊注以爲虹蓋忽然

而見如自下而升也

春官注祗祲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輝謂日旁之光氣

一曰祲陰陽氣相祲赤雲爲陽黑雲爲陰二曰象如赤鳥三曰鑄日旁雲氣刺日四曰監赤雲在日旁如

冠珥五曰闇日月食六曰瞢日月無光七曰彌雲氣貫日而過八曰叙雲氣次序如山在日上九曰隤虹

也十曰想雜氣有似可形像○孔氏曰隤虹隤也崇由升氣所爲故號虹隤日東則見西日西則見東

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

朝而止矣蓋淫慝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也今俗謂

虹能截雨信然

南軒張氏曰蝦蟇見則雨止初無東西之分驗之多矣陰陽和則成雨陰

氣方凝聚而日氣自他方來感不以正陰受其感其正反爲之解散故雨不能成也○慶源輔氏曰淫慝

之氣害陰陽之和以比淫奔之惡害人道之正蓋理所不容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

叶斯反也不知命

叶彌反

也

賦也乃如之人指淫奔者而言婚姻謂男女之欲程子曰女子以不自失爲信命正理也○言此淫奔之人但知思念男女之欲是不能自守其貞信之節而不知天理之正也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

矣以道制欲則能順命

臨川王氏曰男女之欲性也
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慶

源輔氏曰男女之欲人所不能無也要當有以制之
無以制之則失其貞信之節而有害於天理之正道
即是理理即是命以道制欲則能
順命去其人欲則能循乎天理矣

蝮螭三章章四句

相息亮

反鼠有皮

叶蒲何反

人而無儀

叶牛何反

人而無儀不死何

爲

叶吾何反

興也相視也鼠蟲之可賤惡者○言視彼鼠而猶必

有皮可以人而無儀乎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爲

哉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又叶羽已反

興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叶想反

興也體支體也遄速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每章章末甚疾之辭首章言威儀次章言容止

末章方言禮自淺以至深以皮與儀以齒興止以體興禮亦有輕重也又曰蝦蟇相鼠二詩皆文公之化行而人心去邪反正見國人之淫奔在位之無禮爲可惡而作故其辭意比他詩特

爲嚴厲然亦未嘗不止於禮義也○華谷嚴氏曰凡獸皆有皮齒體獨言鼠舉卑汚可惡之物以惡人之無禮也○東萊呂氏曰相鼠之惡無禮何其如是之甚也蓋溺於淫亂之俗不如是不足以自拔也疾惡不溪則遷善不力

子子

居熱反

干旄在浚

蘓俊反

之郊

叶音高

素絲紕

符至反

之良

馬四之彼姝

赤朱反

者子何以畀

必寐反

之

賦也子子特出之貌干旄以旄牛尾注於旗干之首

而建之車後也

程子曰注旄干首旄旗皆然

浚衛邑名邑外謂之

郊紕織組也蓋以素絲織組而維之也四之兩服兩

驂凡四馬以載之也

董氏曰馬在車中妹美也子指爲服在車外爲驂

所見之人也畀與也○言衛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旌

旄以見賢者

程子曰旄旌旌皆通言耳謂卿大夫建旗而來親浚之都禮下賢者

彼其

所見之賢者將何以畀之而答其禮意之勤乎

朱子曰此

是旁人見此人有好善之誠曰彼妹者子何以告之蓋指賢者而言也

○子子干撫在浚之都素絲組音祖之良馬五之彼妹者

子何以予

音與之

賦也撫州里所建鳥隼之旗也上設旌旄其下繫旒

音旂下屬音繆音衫旗之體也○孔氏曰旂亦有旒

則有旒皆畫鳥隼也周禮司常曰鳥隼爲旗考工記

鳥及隼於旂繆之上也下邑曰都五之五馬言其盛也

○子子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

何以告姑沃之

賦也析羽爲旌干旌蓋析翟羽設於旗干之首也孔氏

曰孫炎云析五采羽注旌上則干之上有旒城都城

也祝屬也六之六馬極其盛而言也朱子曰五之六

極言其車馬之盛見其位高勢重而能降屈於賢者如此非心誠好善不能也

千旄三章章六句

此上三詩小序皆以爲文公時詩蓋見其列於定中載馳之間故爾他無所考也然衛本以淫亂無禮不樂善道而亡其國今破滅之餘人心危懼正其有以懲創往事而興起善端之時也故其爲詩如此蓋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者小序之言疑亦有所本云

安成劉氏曰衛俗淫亂無禮不好善道以

致亡國君臣上下蓋嘗溺於三者之中而不知
矣逮其滅亡之餘懲往事而興善念於是淫亂

者有蠅蝻之刺無禮者有相鼠之惡樂善道
者又有干旄之詩非文公之更化何以臻此

載馳載驅

叶祛反

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

叶祖反

大

夫跋

蒲末反

涉我心則憂

賦也載則也弔失國曰唁

孔氏曰昭公二十五年穀梁傳云弔失國曰唁若對

弔死曰弔則弔生曰唁

悠悠遠而未至之貌草行曰跋水行曰

涉○宣姜之女爲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馳驅而歸

將以唁衛侯於漕邑

朱子曰此詩之作在定之方中之前則未知其爲戴公時歟

公時歟

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

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爲憂也旣而終

不果歸乃作此詩以自言其意爾

慶源輔氏曰據此詩所言則是夫人

旣歸而許之大夫乃追之于路而告之以不可歸之義夫許大夫何不告而止之於欲行之時乎想夫人傷宗國之亡旣請於穆公而公許之故遂行焉旣而大夫及國人皆以爲不可遂請於穆公追而止之耳觀夫人見其大夫之至亦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而心以爲憂則夫人之行亦固知其於義有不可者矣特以惻怛之情有不能自止者故爲是倉卒之行焉要知其初必竟是犯不義但能聞義而自克取耳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閔

賦也嘉臧皆善也遠猶忘也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也閔閉也止也言思之不止也○言大夫既至而果不以我歸爲善則我亦不能旋反而濟以至於衛矣雖視爾不以我爲善然我之所思終不能

自已也

臨川王氏曰宗廟顛覆變之大者人情之至痛也夫人致其思如此然後盡於人心夫人

致其思大夫致其義非先王之澤孰能使人如此○慶源輔氏曰使許穆夫人知人以己爲不善而竟爲

之則是從欲者也知人以己爲不善雖不復爲而情終不能自己則是發乎情而止乎禮義者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蟲

音育叶謨郎反

女子善懷亦各有行

叶

郎許人尤之衆穉

直吏反

且狂

賦也偏高曰阿丘蟲貝母主療鬱結之疾善懷多憂

思也猶漢書云岸善崩也

溇洳志曰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

行道尤

過也○又言以其旣不適衛而思終不止也故其在

塗或升高以舒憂想之情或采蟲以療鬱結之疾蓋

女子所以善懷者亦各有道而許國之衆人以爲過

則亦少不更事而狂妄之人爾許人守禮非穉且狂也但以其不知已情之切至而言若是爾然而卒不敢違焉則亦豈真以為穉且狂哉

○我行其野芄芃

芃紅反

其麥

叶訖反

控

苦貢反

于大邦誰因

誰極大君子無我有尤

叶于反

百爾所思

叶新反

不如我

所之

賦也芃芃麥盛長貌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

之因

左傳襄公四年無終子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

極至也大

夫即跋涉之大夫君子謂許國之衆人也○又言歸途在野而涉芄芃之麥又自傷許國之小而力不能救故思欲爲之控告于大邦而又未知其將何所因

而何所至乎

華谷嚴氏曰味詩意夫人蓋欲赴愬於方伯以圖救衛而托歸唁爲詞耳

大

夫君子無以我爲有過雖爾所以處此百方然不如

使我得自盡其心之爲愈也

慶源輔氏曰蓋欲其察我之情而憐我之志耳

○豐城朱氏曰始之欲往發乎情也終於不敢往止乎禮義也宗國顛覆而不知恤有人心者宜不若是愬也然而義有重於亡者獨且奈之何哉宜其思之至切也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事見春秋傳

見閔公二年

舊說此詩五章一章六句

二章三章四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蘓氏合二

章三章以爲一章按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

四章而取其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意與蘓說

合今從之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

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

故也

華谷嚴氏曰首章婉而未露也次章欲言而未言也三章始慨然責之四章乃言其

情欲控于大邦而求其能救衛者此至哀至切之情也其後齊桓公卒救衛而存之○朱子曰載馳詩然有首尾委曲詳盡非大段會底說不得又曰聖人錄泉水於前所以著禮之經列載馳於後所以盡事之變夫宗國覆滅莫大之變顧以父母既終而不得歸則事變之微於是可知矣然則許穆夫人亦賢矣哉又曰宣姜生衛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衛壽子以此觀之則人生自有秉彝不係氣類○慶源輔氏曰宣公宣姜之惡極矣而其子如壽如文公其女如許穆夫人宋桓夫人則皆有賢德如是是何所觀法哉亦自強於爲善耳以是知人能自強於善則惡人不能汚邪世不能亂也

鄘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衛一之五

瞻彼淇奧

於六反

綠竹猗猗

於宜反叶於何反

有匪君子如切如

磋如琢如磨瑟兮僖

遐版反

兮赫兮咺

況晚反

兮有匪君子

終不可諼

況元反叶況遠反

兮

興也淇水名奧隈

音也

爾雅曰厓內為奧外為隈○長樂劉氏曰水涯灣曲之地

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

漢志

武帝塞瓠子決河薪柴少乃下淇園之竹以為棧又寇恂傳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棧音健

始生柔弱而美盛也匪斐通文章著見之貌也君子

指武公也

孔氏曰武公和僖侯子

治骨角者既切以刀斧而復

磋以鑢錫治玉石者既琢以槌鑿而復磨以沙石言

其德之脩飭有進而無已也

雙峰饒氏曰有匪君子詳此文勢是說已做成

君子之人言君子之所以斐然有文者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朱子曰切磋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磨皆治物使其滑澤也切而復磋琢而復磨言治之有叙而益致其精也

瑟矜莊貌憊威

嚴貌咺宣著貌諼忘也○衛人美武公之德而以綠

竹始生之美盛興其學問自脩之進益也

安成劉氏曰此釋章

內上五句○慶源輔氏曰以綠竹始生之美盛興武公道學自脩之進益遂言其威儀之盛而感德至善

民不能忘則固已極其始終而言之矣

大學傳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

如琢如磨者自脩也

朱子曰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又

曰既學而猶慮其未至則復講習討論以求之猶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既脩而猶慮其未至則又

省察克治以終之猶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問道學自脩此詩人美武公之本旨邪曰武公大段

是有學問底人抑之一詩義理精密詩中如此者甚不易得○問大學傳引此詩而以道學自脩釋之與

論語子貢所引不同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取義姑以發已之志或疎或密或同或異蓋不能同也○北

溪陳氏曰切是窮究事物之理逐件分析有倫有序磋是講究到純熟道理瑩徹所以如切而又磋琢是

克去物欲之私使無瑕類磨是磨礪瑟兮憇兮者恂至邪十分純粹處所以如琢而又磨

音慄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

朱子曰瑟嚴密貌個武毅貌赫咺宣著盛大之

貌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恂慄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光輝之著乎外也有斐君

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朱子曰盛

德至善蓋人心之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慶源輔氏曰觀大學傳曾子所以解此詩首章後六句之說字義明白而旨意詳備愈讀愈有意味此方可謂之善說詩蓋後之說詩者詳於訓詁則或略於旨意泥於旨意則或遺於訓詁惟曾子則於字義旨意兩皆極其至也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

子丁反

有匪君子充耳琇瑩

音會

反古外弁如星瑟兮憺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

兮

興也青青堅剛茂盛之貌充耳瑱音殿也琇瑩美石也

天子玉瑱諸侯以石會縫去聲也弁皮弁也以玉飾皮

弁之縫中如星之明也孔氏曰弁師注云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結玉爲飾謂之

綦武公諸侯則玉用三采而綦飾七也○以竹之堅剛茂盛興其服飾

之尊嚴安成劉氏曰此釋上五句而見其德之稱也安成劉氏曰此釋下四句

○瞻彼淇奧綠竹如簣音責叶側歷反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

圭如璧寬兮綽兮倚

於綺反

重

直恭反

較

古岳反

兮善戲謔兮

不爲虐兮

不爲虐兮

興也簣棧

上聲

也

禮記檀弓注曰簣謂床第卽床棧也

竹之密比

去聲似

之則盛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圭璧言其生

質之溫潤

孔氏曰此與首章互文首章論其學問自脩如器未成之初故須切磋琢磨此論道

德之成如已成之

器故言圭璧金錫

寬宏裕也

綽開大也

倚嘆辭也

重

較卿士之車也

較音上出軾者謂車兩傍也

較卿士之車也

音上

出軾者謂車兩傍也

藍

木下

呂氏曰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三分前一後二橫一

木下去車床三尺三寸謂之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

木下去車床三尺三寸謂之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

木下去車床三尺三寸謂之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

木下去車床三尺三寸謂之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

橫一木謂之較去車床凡五尺五寸古人立乘若平常則憑較若應爲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善

戲謔不爲虐者言其樂易而有節也

程氏曰言其樂易而以禮防節

不至於過是不爲虐也○慶源輔氏曰寬廣而自如則無勉強之意和易而中節則有從容自得之意非

威德者不能如此也

○以竹之至盛興其德之成就

安成劉氏曰此釋上

五而又言其寬廣而自如和易而中節也

安成劉氏曰此釋下

四蓋寬綽無斂束之意戲謔非莊厲之時皆常情所

忽而易致過差之地也然猶可觀而必有節焉則其

動容周旋之間無適而非禮亦可見矣

安成劉氏曰綠竹自始生

倚倚以至盛多如簣則成其生矣武公由學問自脩
如金錫之出於鍛鍊如圭璧之成於琢磨則成其德
矣興之取義蓋如此若其寬綽而居重較則自如而
猶可觀也戲謔而不爲虐和易而必有節也所以能
然者由其德之全備也○定宇陳氏曰充耳會弁禮
則以德之稱其服言重較則以德之稱其車言也禮
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一
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此之謂也鄭氏曰君子之德有
張有弛故不常矜莊
而時戲謔○止齋陳氏曰古人張不廢弛屏不廢逞
肅肅不廢雖雖僮僮不廢祁祁有所拘者必有所從
也○安成劉氏曰前章瑟僖僖張
之時也此章寬綽戲謔弛之時也

淇奥三章章九句

按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
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
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遂作懿懿當讀
爲抑戒之

詩以自警而賓之初筵亦武公悔過之作則其
有文章而能聽規諫以禮自防也可知矣衛之
他君蓋無足以及此者故序以此詩爲美武公

而今從之也

問武公進德成德之序始終可見
一章言如切如磋琢磨則學問自

脩之精密如此二章言威儀服飾之盛有諸中
而形諸外也三章言如金錫圭璧則鍛鍊已精

溫純淡粹而德器成矣前二章皆有瑟僖赫咺之辭第三章但言寬綽戲詭而於此可見不事矜持而周旋中禮之意朱子曰說得甚善武公學問之功甚不苟年九十五猶命羣臣使進規諫畢竟他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同○豐城朱氏曰首章以竹之美盛興其德之進脩卒章以竹之至盛興其德之成就合二章而觀之所以能有是鍛鍊之精純者由其知行之竝進也所以能全其生質之溫潤者由其表裏之相符也以能全其生質之溫潤者由其表裏之相符也寬廣者矜莊之反矜莊而又寬廣則是寬而有制也和易者威嚴之反威嚴而又和易則是嚴而能泰也此所以爲德之成也如是則其謂之睿聖也亦可

以無愧矣

考槃在澗

叶居反

碩人之寬

叶區反

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元汎

反

賦也考成也槃盤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也陳氏

曰考扣也槃器名蓋扣之以節歌如鼓盆拊缶之爲

樂

洛音

也二說未知孰是山夾水曰澗碩大寬廣永長

矢誓謖忘也○詩人美賢者隱處澗谷之間而碩大

寬廣無戚戚之意雖獨寐而寤言猶自誓其不忘此

樂也

華谷嚴氏曰碩人之寬易所謂肥遯者也○永嘉陳氏曰碩人在澗考槃樂歌天子不得而臣

諸侯不得而友雖寤寐永誓不忘此樂

○考槃在阿碩人之邁

苦禾反

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古禾反

賦也曲陵曰阿邁義未詳或云亦寬大之意也永矢

弗過自誓所願不踰於此若將終身之意也

慶源輔氏曰退

而窮處偏仄甚矣而能寬大自樂若將終身焉蓋無入而不自得也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姑沃反

賦也高平曰陸軸盤桓不行之意

眉山蘇氏曰盤桓不行從容自廣之

謂也寤宿已覺而猶臥也弗告者不以此樂告人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

孔叢子曰吾於考槃見邈世之士無悶於世○慶源輔氏曰孔

叢子所說溪得詩意○豐城朱氏曰賢者隱處於澗谷之間而自誓不忘其樂蓋其所養之充所守之正而不徇乎外物之誘則天下之樂亦孰有加於此哉獨寐寤言獨寐寤歌獨寐寤宿見其無往而不獨樂也

碩人其頎

反其機

衣

反於既

錦褰

反苦迥

衣齊侯之子衛侯之

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反息夷

賦也碩人指莊姜也頎長貌

孔氏曰倚嗟云頎而長兮

錦文衣也

褰褌

單也

也錦衣而加褰焉爲其文之太著也

朱子曰褰儀禮

作景禮記作綱古註以爲褌衣所以襲錦衣者沈存中謂褰與褌同是用褌麻織布爲之不知是否○華

谷嚴氏曰繫以穀爲之

東宮太子所居之宮齊太子得臣也繫

太子言之者明與同母言所生之貴也女子後生曰

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邢侯譚公皆莊姜

姊妹之夫互言之也

眉山蘇氏曰邢周公之後譚近齊○孔氏曰春秋譚子奔莒則

譚子爵○東萊呂氏曰白虎通云臣子於其國中皆褒其君爲公

諸侯之女嫁於諸

侯則尊同故歷言之

安成劉氏曰歷言此者以見莊姜之姊妹與莊公之姻婭其尊

皆同

○莊姜事見邶風綠衣等篇春秋傳曰莊姜美

而無子衛人爲之賦碩人卽謂此詩而其首章極稱

其族類之貴以見其爲正嫡小君所宜親厚而重歎

莊公之昏惑也

孔氏曰其父母兄弟皆正大如此君何爲不答之乎○華谷嚴氏曰風人

不直言莊姜不見答之事但首章歷述其親族欲讀之者知其爲莊姜則不見答之事國人自知之不待

察察言之矣

○手如柔荑

徒兮反

膚如凝脂領如蝤

似反

蟻

齊音

齒如瓠

戶故反

犀螭

秦音

首蛾

我波反

睂巧笑倩

七薦反

兮美目盼

匹覓反叶

匹見反兮

賦也茅之始生曰荑言柔而白也凝脂脂寒而凝者

亦言白也領頸也蝸蟻木蟲之白而長者

本草注曰郭璞云腐

木根下有瓠犀瓠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

螭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

鄭氏曰螭螭

蟬也其脊

細而長曲倩口輔之美也

孔氏曰服虔云輔上頤車是牙外之皮膚頰下之

別名盼黑白分明也○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

之意也

鄭氏曰言莊姜容貌之美所宜親幸也

○碩人教教

五刀反

說

始銳反

于農郊

叶音高

四牡有驕

起橋反叶

高音

朱幘

符云反

鏤鏤

未驕反

翟茀

音弗

以朝

直遙反

叶

大夫

夙退無使君勞

賦也教教長貌說舍也農郊近郊也四牡車之四馬

驕壯貌幘鑣飾也鑣者馬銜外鐵

廬陵羅氏曰鑣一名扇汗又曰排洙

爾雅謂之鑣魚列反

人君以朱纏之也鑣鑣盛也

孔氏曰言以朱飾鑣而鑣

盛然

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第蔽也婦人之車

前後設蔽

孔氏曰婦人不露見車前後設幘謂之第因以翟羽爲飾

夙早也玉藻

曰君日出而視朝

鄭氏曰朝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

退適路寢聽政

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鄭氏曰小寢燕寢也釋服

服立端○孔氏曰君出視朝畢乃適路寢以待大夫之所諮決事之多少大夫所主故大夫退然後罷

○此言莊姜自齊來嫁舍止近郊乘是車馬之盛以入君之朝國人樂得以爲莊公之配故謂諸大夫朝於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於政事不得與夫人相親而歎今之不然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古關反叶
戶劣反

施罍

孤音濊濊

呼活反
叶許月

反鱣

陟連
反鮪

于軌
反發發

補未反叶
方月反

葭

加音
反莢

也覽
居揭揭

反庶姜孽孽

魚竭
反

庶士有暵

欺列
反

賦也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洋洋盛大貌活活流

貌施設也眾魚畧也濊濊畧入水聲也

說文曰濊濊礙流也

魚似龍黃色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大者

千餘斤

孔氏曰鱣魚體有邪行甲無鱗大者長二三丈江東呼爲黃魚

鮐似鱣而小

色青黑

孔氏曰陸璣云鮐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其甲可以摩蓋大者不過七八尺一

名鮐肉色味不如鱣也

發發盛貌莖亂

頑去聲

也亦謂之荻揭

揭長也庶姜謂姪娣孽孽盛飾也庶士謂媵臣竭武

貌○言齊地廣饒而夫人之來士女佼好禮儀盛備

如此亦首章之意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

孔氏曰此詩皆陳莊姜宜於見

此詩無一語及莊姜不見答之事但言其姻族之貴容貌之美禮儀之備又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以深寓其閔惜之意而已惟大夫風退無使君勞二句微見其意而辭亦深婉風人之辭大抵然也○新安胡氏曰黃氏云綠衣詩言嬖妾之不當僭而僭碩人詩言夫人之宜見答而不見答○慶源輔氏曰觀邶風燕燕等篇則莊姜之德行文章皆未易及而此詩不之言何也朱子曰此但指其所易見者以刺莊公之昏惑而不知耳莊姜之美則固不止此也

氓之蚩蚩

尺之反

抱布貿

莫豆反

絲

叶新反

匪來貿絲來即我

謀

叶謨悲反

送子涉淇至于頓丘

叶祛奇反

匪我愆期子無良媒

悲

叶謨反將反

子無怒秋以爲期

賦也氓民也蓋男子而不知其誰何之稱也

朱子曰始見其

來莫知其爲誰何也既與之謀則爾汝之矣此言之序也

蚩蚩無知之貌蓋怨而

鄙之也布幣

孔氏曰幣者布帛之名

貿買也

釋文曰交易也

貿絲蓋初

夏之時也頓丘地名

華谷嚴氏曰在朝歌之東漢志陳郡有頓丘縣師古云以丘爲

縣也丘一成爲頓丘謂一頓而成也

愆過也將願也請也○此淫婦爲

人所棄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夫既與之謀

而不遂往又責所無以難其事再爲之約以堅其志
此其計亦狡矣以御蚩蚩之氓宜其有餘而不免於
見棄蓋一失其身人所賤惡始雖以欲而迷後必以
時而悟是以無往而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
事瓦裂者何以異此可不戒哉慶源輔氏曰讀先生
之說令人惕然知戒
不敢有一毫
自恕之意也

○乘彼塿

俱毀反

垣音以望復關

叶圭反

不見復關泣涕漣

漣

音連

旣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魚咎言以爾車

來以我賄

呼罪反

遷

賦也塿毀垣牆也復闕男子之所居也不敢顯言其

人故託言之耳龜曰卜蓍曰筮體兆卦之體也

朱氏曰龜

歲久則靈蓍生百年一本百莖亦物之靈者卜筮實問鬼神以蓍龜神靈之物故假之以驗其卦兆卜法以明火爇柴灼龜爲兆筮法以四十九蓍分掛揲扐凡十八變而成卦○孔氏曰兆卦之體謂龜兆筮卦也故左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是龜之繇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是卦之繇二者皆有繇詞繇音由賄財遷徙也○與之期矣故及期而乘塿垣以望之既見之矣於是問其卜筮所得卦兆之體若無凶咎

之言

慶源輔氏曰此章可見古人之尚卜筮然使其知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則亦不敢求之筮

矣○安成劉氏曰卜筮之法所以開物成務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曾謂有淫人之瀆問而尚得無凶咎之言乎其猶能自疑而欲決之也則請以蒙之六三告之蓋使此氓而知勿用取行不順之戒此女而知不有躬无攸利之戒則以爾之車來必各求正應豈復至於相棄也哉

迎當以我之賄往遷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

音吁下同

嗟鳩兮無食桑葚

音甚叶知

林反于嗟女兮無與士耽

叶持反

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

耽兮不可說也

比而興也沃若潤澤貌鳩音鳩也似山雀而小短

尾青黑色多聲

華谷嚴氏曰即莊子所謂鷦鷯也郭璞云似山鵲呼爲鷽鷽音骨朝本草

曰鷽鷽尾短黃色多聲

甚桑實也鳩食甚多則致醉耽相樂也

說解也○言桑之潤澤以比已之容色光麗然又念

其不可恃此而從欲忘反故遂戒鳩無食桑甚以興

下句戒女無與士耽也

自成劉氏曰此章比自比興自興下泉則就以比辭起興

蓋有兩例後凡言比而興者各以文意求之可也

士猶可說而女不可說者

婦人被棄之後深自愧悔之辭主言婦人無外事唯

以貞信爲節一失其正則餘無足觀爾不可便謂士

之耽惑實無所妨也

鄭氏曰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掩婦人惟以貞信爲節○安成

劉氏曰集傳所謂主言者蓋以此婦立言之意專主於言婦人不可一失其節故以辭意抑揚重於女而輕於男非謂男有可耽之理而無所妨玩詩文猶之一字意亦可見讀者當不失性情之正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

叶于反

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

湯湯

音漸傷反

車帷裳女也不爽

叶師反

士貳其行

下孟反

戶郎反

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比也隕落徂往也湯湯水盛貌漸漬也帷裳車飾亦

名童容婦人之車則有之

孔氏曰以帷障車之傍如裳以爲容飾故謂童容

爽差極至也○言桑之黃落以比已之容色凋謝遂

言自我往之爾家而值爾之貧於是見棄復乘車而

度水以歸復自言其過不在此而在彼也

慶源輔氏曰女也不

爽此但言其誓約之言不差耳豈不悔其初之失哉雖云曲不在已殊不知始既如此則其終固宜然也

○安成劉氏曰此婦首稱曰氓繼而曰子繼而曰爾又繼而謂之士繼而復曰爾又復曰士或鄙之或親

之或貴之此所以爲怨婦之辭歟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

叶直豪反

矣言旣

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啞

許意反

其笑

叶音燥

矣靜言思

之躬自悼矣

賦也靡不夙早興起也啞笑貌○言我三歲爲婦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務爲勞早起夜臥無有朝旦之暇與爾始相謀約之言旣遂而爾遽以暴戾加我兄弟見我之歸不知其然但啞然其笑而已蓋淫奔從人不爲兄弟所齒故其見棄而歸亦不爲兄弟所恤理固有必然者亦何所歸咎哉但自痛悼而已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

叶魚戰反

隰則有泮

叶音畔四

見總角之宴言笑晏晏

叶伊甸反

信誓旦旦

叶得絹反

不思其反

叶孚絢反

是不思

叶新齋反

亦已焉哉

叶將黎反

賦而興也及與也泮涯也高下之判也總角女子未

許嫁則未笄但結髮爲飾也

孔氏曰但結其髮爲兩角

晏晏和柔

也旦旦明也○言我與汝本期偕老不知老而見棄

如此徒使我怨也

安成劉氏曰詩言總角之宴則此女未笄而已奔矣又言老使我怨

則至老而後見棄也故前章以桑之黃落自比其色之衰也所謂三歲爲婦三歲食貧者言其在夫家貧

勞之歲月耳

淇則有岸矣隰則有泮矣而我總角之時與

爾宴樂言笑成此信誓曾不思其反復以至於此也

此則興也

安成劉氏曰此章興在賦外他章亦有就賦其事以起興如黍離之類者蓋亦有兩

例也後凡言賦而興者當各以其文意求之

既不思其反復而至此矣則

亦如之何哉亦而已矣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

思其反之謂也

襄公二十五年注曰思使終可成思其可復行也○慶源輔氏曰靜言思

之躬自悼矣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皆悔恨之極也大凡人之處事須當思其反不然鮮有不陷於凶咎者

欲心一縱則必不能思其反耳

氓六章章十句

長樂劉氏曰夫婦者五品之本匹配雖自於人謀義理實根於天地

順其道者足以安於其位逆其理者無以保於其生蓋肇有人倫以來未有違理犯義終其身而弗悔者此氓詩之所由作也○慶源輔氏曰谷風與氓二詩皆怨然谷風雖怨而責之其辭直蓋其初以正也氓之詩則怨而悔之耳其辭隱蓋其初之不正也嘗謂二詩皆出於衛之婦人其文辭序次雖後世工文之士所不能及然考其行則一賢一否如是之不同所謂有言者不必有德豈不信哉○安成劉氏曰此詩及邶谷風皆棄婦所作故其辭意多同桑之黃隕即淫濁之色也食貧靡勞即方舟泳游之苦也至於暴矣即有洸有潰之意也偕老而使我怨即既生育而比予于毒也然則宴爾新昏以我御窮則其過今在於夫女之耽兮不可說也則其

過昔在於已今之過在夫故可責其不念昔者之來堅昔之過在已故終於自悔昔者之不思其反此詩自悔之深固不得如谷風歸怨之深也堅音戲

籊籊

他歷反

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賦也

籊籊長而殺也

去聲

廬陵羅氏曰竹竿長而根大其末漸漸衰小

竹衛

物淇衛地也○衛女嫁於諸侯思歸寧而不可得故

作此詩言思以竹竿釣于淇水而遠不可至也

慶源輔氏

曰豈不爾思者言固不能不思也遠莫致之者以義有不可故託以遠而不能致耳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

叶羽反

女子有行遠

于萬反

父母兄

弟叶蒲
被反

賦也泉源即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

曰在左淇在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

新安胡氏曰以北爲左南爲右○思二水之在衛而自歎其不如也

慶源輔氏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安之之辭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嗟七可反佩玉之儺乃可反

賦也嗟鮮白色笑而見齒其色嗟然猶所謂粲然皆笑也儺行有度也○承上章言二水在衛而自恨其

不得笑語遊戲於其間也

○淇水漉漉音由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漉漉流貌檜木名似柏

毛氏曰檜柏葉松身○孔氏曰禹貢栝柏注栝

葉松身曰栝與此一也楫所以行舟也○與泉水之卒章同意

竹竿四章章四句

眉山蘇氏曰泉水載馳竹竿皆異國詩而在衛者以其聲衛聲

歟記云鄭聲好濫淫志衛音促數煩忘齊音傲辟驕志蓋諸國之音未有同者衛女思歸而作

詩其爲衛音也宜矣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

許規反

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

遂兮坐帶悸

其季反兮

興也芄蘭草一名蘿摩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

○音淡本

草注曰幽州謂之雀瓢○爾雅名藿音貫

支枝同

董氏曰石經作枝說文同觸錐也以

象骨爲之所以解結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也知猶智也言其才能不足以知於我也容遂舒緩放肆之貌悸帶下垂之貌

○芄蘭之葉童子佩韞

夫涉反

雖則佩韞能不我甲

叶古反

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興也韞決也以象骨爲之著

音斫

右手大指所以鈎弦

闔

音開與開同

體鄭氏曰沓也

冒也

即大射所謂朱極三是

也以朱韋爲之以彊

音強

沓右手食指將

去聲

指無名

指也

儀禮大射小射正取決興贊設決朱極三○鄭氏曰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三者食指

將指無名指

甲長也言其才能不足以長於我也

凡蘭二章章六句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慶源輔氏曰牆有茨傳謂宣公卒惠公幼

而杜預又謂惠公即位時方十五六則小序以此詩屬之惠公亦可但他無所見而詩文又不

明言其所以故先生直斷以爲不知所謂不敢
強解此闕疑之義若必爲刺衛惠公則便至有
依託鑿空
之失矣

誰謂河廣一葦

韋鬼反

杭

戶郎反

之誰謂宋遠跂

丘跂反

予望

叶武之
方反

賦也葦蒹葭之屬杭度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宣
姜之女爲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
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爲
體東陽許氏曰以昭穆言○廬陵羅氏曰孫爲王父尸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

反故作此詩言誰謂河廣乎但以一葦加之則可以

渡矣誰謂宋國遠乎但一跂足而望則可以見矣

華谷

嚴氏曰跂舉踵也脚根不著地

明非宋遠而不可至也乃義不可而

不得往耳

華谷嚴氏曰箋謂宋襄公即位其母思之而作河廣之詩孔氏因以爲衛文公時非

也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衛自魯閔公二年狄入之後戴公始渡河而南河廣之詩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則是作於衛未遷之前矣時宋桓公猶在襄公方爲世子衛戴公文公俱未立也舊說誤矣孔氏以河廣屬衛風當爲衛人所作非宋襄公母所親作然宋襄公母本衛女又歸衛而作此詩不屬之衛何所屬乎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賦也小船曰刀不容刀言小也崇終也行不終朝而

至言近也

華谷嚴氏曰刀舠古字通用○慶源輔氏曰但言非河之廣而不可渡非宋之遠而

不可至以極其情思焉而終不明言其義之不得往也此意最可玩范氏以爲知禮而畏義者得之矣

河廣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

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

爲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

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於襄公之母六

人焉

廬陵羅氏曰六人謂共姜也莊姜也許穆夫人也宋桓夫人也泉水之女也竹竿之

女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

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此

者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焉故也

慶源輔氏曰范氏爲襄公

處者得其義矣所謂先王之化猶有存焉即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必如此等詩方可當之○豐城朱氏曰母出固與廟絕而母之與子初無絕道也爲襄公者當若之何曰宗廟之中不以恩揜義閨門之內不以義勝恩襄公能盡其誠敬於宗廟則外既不失乎承重之義

盡其孝養於慈母則內亦不失乎愛親之仁庶
乎恩義兩全而無憾矣然則母可以返國乎曰
母之轍雖不可以私返而子之使則未嘗不可
以私往也歲時問安之使交錯於道路而一草
一木之微必先以奉乎親焉則子之心
可以無愧而母之心亦可以少慰矣

伯兮

丘列反

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

市朱反

爲王前

驅

賦也伯婦人目其夫之字也竭武貌桀才過人也殳

長丈二而無刃○婦人以夫父從征役而作是詩言

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今方執殳而爲王前驅也

源廣

輔氏曰先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而後言方
執受而爲王前驅則是惜其用之不得其所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都歷反爲容

賦也蓬草名其華如柳絮聚而飛如亂髮也膏所以

澤髮者沐滌首去垢也適主也○言我髮亂如此非

無膏沐可以爲容所以不爲者君子行役無所主而

爲之故也傳曰女爲說已容戰國策曰晉豫讓云士
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已

者容○慶源輔氏曰此其真情也○東萊呂氏曰膏
所以膏首面沐蓋潘也左傳遺之潘沐杜預云潘米
汁可以用沐頭魯遣展喜以膏沐勞齊師則膏非專婦
人用也○新安胡氏曰內則女事父母姑舅五日燂

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澣
足垢燂湯請洗注潘澣米汁澣洗面

○其雨其雨杲杲

反古老

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比也其者冀其將然之詞○冀其將雨而杲然日出

以比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是以不堪憂思之苦

而寧甘心於首疾也

慶源輔氏曰冀其歸復不歸則其憂思爲尤甚

○焉

反於虔

得諼

反沉袁

草言樹之背

音佩

願言思伯使我心

悔

反呼內

賦也諼忘也諼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

本草注曰一名鹿葱

其花名宜男懷胎婦人佩其花生男也萱草味甘令人好歡樂忘憂背北堂也孔氏曰房室所

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爲北堂房半以南爲南堂○廬陵李氏曰北堂有北階賈氏云房與室相連

爲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安成劉氏曰北堂背南向北故謂之背安痲病也○言焉

得忘憂之草樹之北堂以忘吾憂乎朱子曰北堂蓋古之植花草之

處然終不忍忘也是以寧不求此草而但願言愚伯

雖至於心痲而不辭爾心痲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

而已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歸士皆叙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在已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上閔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錄

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爲人情不出乎此也

慶源輔氏

曰范氏之說誠足以詔萬世人君而知此義則知謹重於用兵矣至於所謂治世之詩則述其君上閔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爲人情不出乎此者又深得聖人錄詩之意○三山李氏曰古者師出不逾時所以重民力也春秋時用兵多矣未有書師還者獨於莊公八年書之以見逾時不返也然采薇之役逾年而歸東山之師三年而至詩人乃美之者蓋用之得其道則民無怨懟之心不得其道則逾時之久而人怨矣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比也狐者妖媚之獸綏綏獨行求匹之貌

華谷嚴氏曰狐性淫

又多疑綏綏然獨行而遲疑有求匹之意喻無妻之人也○本草曰狐鼻尖尾大善爲妖魅石絕

水曰梁在梁則可以裳矣○國亂民散喪其妃配耦

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託言有狐獨行而憂其

無裳也

疊山謝氏曰見鰥夫無人縫裳而有憂則其情可知矣因其有言者以探其不言者可以

言風人之旨矣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子之無帶

叶丁計反

比也厲溪水可涉處也帶所以申束衣也在厲則可

以帶矣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叶蒲北反

比也濟乎水則可以服矣

有狐三章章四句

投我以木瓜

叶反攻乎反

報之以瓊琚

音居

匪報也永以爲好

呼報

反也

比也木瓜

音茂

木也實如小瓜酢可食

本

草曰木狀如柰花生於

春末淡紅色其實大者如瓜小者如拳爾雅謂之楸

○徐氏曰瓜有瓜瓠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此皆枝蔓也故言木瓜木桃

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

廬陵羅氏曰琚處羅佩

之中所以貫蠙珠而上繫於珩下維璜銜牙者也

○言人有贈我以微物我

當報之以重寶而猶未足以爲報也但欲其長以爲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比也瑤美玉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

音久叶舉里反

匪報也永以爲好

也

比也玖亦玉名也

說文曰玖玉黑色○孔氏曰丘中有麻傳云玖石次玉者是玖非全

也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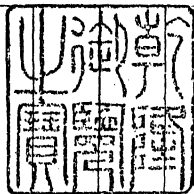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張子曰衛國地濱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
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
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則其
聲音亦淫靡故聞其樂使人懈慢而有邪僻
之心也鄭詩放此

慶源輔氏曰鄭衛之俗淫靡非獨習俗之弊蓋亦風

土所致張子發此說可謂能通天地人矣○
定宇陳氏曰此說大槩爲淫詩言耳鄒柏舟
定之方中淇奥
等篇不在此限



詩傳大全卷三